京劇叢刊

第五十集



二郎

井台会

匹布

中国戏曲研究院編輯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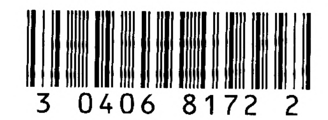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剧丛刊

第五十集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辑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中國戏劇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6号

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統一書号:10069.223　字数63,000　開本787×1092耗 1/32　印張 2 2/6

1959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4,100　册

定價（7）0.32元

編 輯 凡 例

一、編印《京劇丛刊》的目的，是为了选擇中國京劇中的优秀剧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团和讀者們参考。

一、《京劇丛刊》所收的，多數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劇傳統劇本（包括一部分京劇舞台上比較流行的昆曲劇本）；但亦酌量选取一些目前虽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艺术較优秀的值得推广的旧有劇本，以及經过实驗演出并有一定影响的改編、創作的劇本。

一、凡傳統劇本，都是根据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进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动，即在每劇的"前記"或"附注"中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劇本的整理工作，絕大部分都吸收了对該劇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参加，并經过了实驗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严肅謹愼的态度对待这一工作，但以能力有限，难免有不够妥善之处，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目　次

十　一　郎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前　記

明代，青年农夫十一郎（穆玉璣）奉主人程老学之命，出外探亲拜寿，行至白水滩，遇見了被官府捕拿的豹儿岩寨主青面虎（許世英）正与官兵交战。十一郎年少气盛，見官兵大敗，就不分青紅皂白上前抱打"不平"，将青面虎打敗并救了押解官員刘仁杰的性命。

刘仁杰脫險，其后回报父总鎮刘子明。刘子明聞知人犯逃脫，唯恐朝中降罪，又知十一郎武艺高强，就用威胁利誘等奸詐手段要挾十一郎去捉回青面虎。十一郎虽然年輕識浅，但性情耿直，坚决不允。刘子明竟恩将仇报，誣十一郎劫走青面虎，立将他押到監牢以搪塞上司。为了灭口，并将程老学发配边塞充軍。

程老学在发配途中，路过豹儿岩被青面虎的妹妹許佩珠救上山寨。当青面虎聞知十一郎已被問成死罪即将处斬时，不但不記前仇，而且义憤塡膺，当即改扮下山，劫了法場，救出十一郎；并且帮助他杀死刘子明，一同上了豹儿岩。

全部《十一郎》包括传統剧目《白水滩》和《通天犀》两出戏。这两出戏虽然都是可以独立演出的剧目，

但分别上演，在表現作为反封建、反暴政，歌頌古代人民的善良品質和英雄豪迈精神的思想主題上，則不甚完整；尤其是《白水灘》一剧作为武打戏单独演出时，往往使人对剧情的展示有是非不明之感。另外，在《通天犀》一剧中，由于对剧情往事沒有明場交代，也存在着剧情发展突兀，故事綫索較模糊的缺点。

針对上述缺点，中国京剧院把这两个传統剧目加以整理，并参考崑曲全本《通天犀》，在两个剧目之間重新編写了四場戏，前后貫串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剧目《十一郎》，較为突出地表現了全剧的主題思想并丰富了十一郎和青面虎两个正面人物的英雄性格。

这个剧本即中国京剧院演出本，是由該院文学組陈延齡、何異旭整理改編的。全剧共为十四場戏，其中前七場为《白水灘》，中間四場（第八至十一場）是重新改編的，后三場(第十二至十四場)即《通天犀》（《通天犀》已編入本从刊第十集中，不再重編。該剧本只有两場，連演时可在这两場中間加入四兵丁、二劊子手、刘子明等人将十一郎押赴法場的一个过場；并将原剧中的監斬官和栢达两个人物統一为刘子明，以使人物更为集中）。

劇中人物

刘子明（淨）	夏副將（副淨）	青面虎（淨）
刘仁杰（武小生）	抓地虎（武丑）	許佩珠（武旦）
十一郎（武生）	張　标（丑）	程老学（生）
解差甲（丑）	解差乙（丑）	酒　保（丑）
中　軍	四軍士	四大刀手
四兵丁	四牢子手	二差役
二劊子手	八嘍兵	

第　一　場

〔四軍士、中軍引刘子明上，“点絳唇”牌子。

刘子明　（念詩）

一顆皇家印，令箭調三軍；

鎮守边疆地，保主錦乾坤。

本鎮，刘子明。只因大盜青面虎打劫皇槓；曾命夏副将前去捉拿，未見回報。——站堂軍，伺候了。

夏副将　（內）馬來！

〔四兵丁引夏副將上。四兵丁下。

夏副将　（念）奉命拿巨盗，进帐把令交。

报，夏副将告进。——参見总爷，末将交令。

刘子明　命你捉拿大盗青面虎怎么样了？

夏副将　大盗青面虎現已拿到了。

刘子明　如此，夏副将听令！

夏副将　在。

刘子明　传令下去：弓上弦，刀出鞘，将大盗青面虎押上堂来。

夏副将　得令。——下面听着：总爷有令，吩咐弓上弦，刀出鞘，将大盗青面虎押上堂来！

〔四大刀手分上。

青面虎　（內）来也！

〔四兵丁拉青面虎上。

青面虎　哇呀呀呀……呸！

刘子明　嘟！下站可是大盗青面虎？

青面虎　然。

刘子明　見了本鎮为何不跪？

青面虎　俺乃天下英雄，盖世好汉，岂能跪你！

刘子明　左右，打磕膝！

〔众兵丁欲打青面虎，被青面虎搪开。

青面虎　（叫头）刘子明哪，狗脏官！你把大王爷当作甚等人看待？

刘子明　无非是小小的賊寇。

青面虎　住口！（“风入松”牌子。）

刘子明　青面虎！青天白日擅敢打劫皇槓，如今被擒，你还有何話講？

青面虎　（回头）刘子明哪，狗贜官！你大王爷吃酒带醉下山，在青石板上打睡，不想被你拿来；要杀开刀，何必多言！（接“风入松”牌子。）

刘子明　你乃朝廷欽犯，本鎮即刻将你解送京都，任凭圣上发落。——夏副将，附耳上来！（向夏副將耳語。）

青面虎　咋咋咋！

夏副將　咋咋咋，得令。

〔接“风入松”牌子。夏副將欲打青面虎，青面虎挺身不屈。

青面虎　走！

〔四大刀手、四兵丁、夏副將押青面虎下。

刘子明　后堂传話，喚公子前来。

中　軍　后堂传話，有請公子。

刘仁杰　（內）来也！（上）參見爹爹。

刘子明　罢了，一旁坐下。

刘仁杰　告座。啊爹爹，喚儿前来，不知有何訓教？

刘子明　只因夏副将擒来大盜青面虎，即将解往京都，此事干系重大，必須我儿随同夏副将押解前往，方保无虑。待为父修下公文，我儿速作准备，也好起程。

刘仁杰　孩儿遵命。

刘子明　（念）后堂修書信，

刘仁杰　（念）即刻便登程。

〔刘子明、刘仁杰同下。

第二場

抓地虎　（內）馬來！

〔抓地虎"水底魚"上。

抓地虎　俺，抓地虎秦仁。只因大寨主吃酒带醉下山，不想在青石板上打睡，又被脏官拿去，即日解往京都发落，不免急速回山报与二寨主設法搭救。就此馬上加鞭。（下。）

第三場

〔青面虎上，望灘。四大刀手、四兵丁、夏副將、刘仁杰上，架住。

〔抓地虎領八嘍兵、許佩珠上，許佩珠向青面虎暗示下。

青面虎　（会意，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青面虎下。刘仁杰等人随下。

〔抓地虎等人上，圓場，許佩珠指揮四下埋伏，分下。

〔青面虎上，抓地虎反上，助青面虎砸銬不开。

〔四大刀手、四兵丁、八嘍兵分上，將青面虎、抓地虎二人冲开，分下。

〔刘仁杰上，許佩珠上，起打。許佩珠敗下。青面虎上，自身后抓下刘仁杰巾子，二人互夺搶，青面虎欲打刘仁杰，抓地虎反上，急阻。刘仁杰反下。

〔抓地虎教青面虎自己把銬砸开，青面虎取抓地虎双刀下，抓地虎随下。

第四場

十一郎 （内）走哇！

〔十一郎上。

十一郎 （唱西皮散板）

看世間不平事是非顛倒，

风尘内埋沒了多少英豪！

俺穆玉璣。自幼学习武艺，弟兄結拜，排行十一郎。父母早年去世，只落得孤身一人，又被一場疾病打倒；多蒙恩人程老学搭救不死，留在他家以为傭工。今奉家主之命，去往江宁探亲拜寿。看天色不早，甩开大步趲行者！（唱散板）

有朝一日春雷动，

拨开浮云上九重。（下。）

第五場

〔刘仁杰、青面虎先后上，起打。十一郎上，向前欲

劝，不成。刘仁杰敗下，青面虎追下。

十一郎 （叫头）且住！前面敗的一伙人等，后面追的是一大汉，我想一人怕了一人也就罢了。为何苦苦地追赶？也罢！待俺赶上前去，打他个抱不平。（欲行又止，想）嗾呀！（念）

忍气吞声是君子。

〔擂鼓，一陣厮杀声使十一郎决心助战。

十一郎 啊！（念）

見死不救是小人。

〔十一郎扔帽，抽棍，“耍棍花”下。

第六場

〔四大刀手、四嘍兵上，打連环下。

〔刘仁杰、青面虎、抓地虎上，起打。十一郎上，解劝，刘仁杰下，抓地虎下。十一郎与青面虎起打，青面虎丢双刀敗下，十一郎追下。

〔四兵丁、四嘍兵上，起打，抓地虎上，四嘍兵下。

〔夏副將上，四兵丁下，起打。許佩珠上，抓地虎下，許佩珠打夏副將下。

〔十一郎上，青面虎上。許佩珠下，起打。二人夺枪，青面虎敗下。十一郎追下。

〔夏副將、刘仁杰上，許佩珠上，起打，許佩珠杀死夏副將。刘仁杰敗下。

〔青面虎、十一郎上，起打。十一郎打青面虎后背一棍。

青面虎　（大惊）啊！

〔青面虎敗下，十一郎追下。

第　七　場

〔八嘍兵、許佩珠、抓地虎、青面虎上。

青面虎　（叫头）且住！来了一汉子，打了俺一棍子。好汉子！

众　　　好汉子！

〔十一郎上，許佩珠、抓地虎等欲領众圍攻，被青面虎攔住。

青面虎　好汉子。——回山！

〔青面虎等人下。十一郎見狀甚为惊異，自覺作事慚愧。

〔刘仁杰上。

刘仁杰　壯士請轉！

十一郎　啊，喚俺轉来作甚？

刘仁杰　請問壯士貴姓大名，哪里人氏？

十一郎　俺乃穆玉璣，排行十一郎，現在五柳村程老学家中僱工操作。請問小將軍貴姓？

刘仁杰　俺乃总鎮刘大人之子名喚仁杰。

十一郎　噢！方才那一大汉，他是何人？

刘仁杰　他乃大盜青面虎！

十一郎　哦，青面虎！

刘仁杰　今日之事多亏壮士救俺一命，当面謝过。

十一郎　岂敢，岂敢。

刘仁杰　看前面有一村鎮，壮士若不嫌棄，何不同到酒楼一敍！

十一郎　这……我还有要事在身。請了，請了。（急下。）

刘仁杰　哎呀且住！幸得义士十一郎救我性命，只是巨寇逃去，夏副将身亡。事到如今，只好报与爹爹知道，再做道理。（下。）

第　八　場

〔刘子明上。

刘子明　（唱西皮搖板）

青面虎被擒在山崗，

命我儿押解奔都堂。

但愿此去得功賞，

加官进祿喜气揚。

刘仁杰　（內）走哇！

〔刘仁杰上。

刘仁杰　參見爹爹，大事不好！

刘子明　啊！我儿押解青面虎，莫非途中有变嗎？

刘仁杰　哎呀爹爹呀！孩儿与夏副将押解人犯，行至白水滩，竟遇一夥賊寇，杀死夏副将，劫去青面虎！

刘子明　怎么講？

刘仁杰　劫去青面虎！

刘子明　哎呀！（唱散板）

可恨贼寇劫欽犯，

犹如放虎归深山，

撫院追問罪难免——

仁杰！（接唱）

断送为父这总鎮官。

奴才！那青面虎乃是朝廷欽犯，如今被贼寇劫去，又損折官将一員，为父的前程，岂不断送你手！

刘仁杰　爹爹！事到如今，埋怨孩儿也是无益，孩儿若非遇見壮士十一郎拔刀相助，打敗了青面虎，只恐孩儿也难以生还了。

刘子明　哦，十一郎，他是何人？

刘仁杰　此人名叫穆玉璣，排行十一郎，乃五柳村程老学家中僱工是也。

刘子明　噢，一介村夫竟有如此的本領！

刘仁杰　嗯，他的本領要胜过那青面虎！

刘子明　哽！你既知他的本領胜过那青面虎，却为何不将他带进府来！

刘仁杰　孩儿也曾邀請，怎奈他再三不肯前来，也是枉然。

刘子明　既是如此，待为父用柬帖邀他到此。喚张标前来！

刘仁杰　遵命。——张标进見！

张　标　（內）来也！（上）参見大人，有何吩咐？

刘子明　拿我柬帖，去至五柳村程老学家中，請倔工十一郎前来見我。

张　标　遵命。（下。）

刘子明　儿啊，那十一郎既有打虎之勇，必有擒虎之能。少时到此，就命他带領人馬，去至豹儿岩，擒拿青面虎，那时为父也好提拔于他。

刘仁杰　这……倘若他不肯前去呢？

刘子明　嘜，提拔他做官，还有什么不肯前去的呢？你且后面歇息去吧！

刘仁杰　遵命。（下。）

张　标　（內）走！（持名帖上）启稟大人：十一郎可請不来呀！

刘子明　啊！……他为何不来？

张　标　他說：（念）

　　　　多謝大人賞金面，村野之夫怎見官。

　　　　君子施恩不望报，从此休提白水滩！

刘子明　怎么講？

张　标　从此休提白水滩。

刘子明　可恼！（唱散板）

　　　　村野匹夫何足道，

　　　　胆敢冷語拒相邀，

　　　　此事还須用計巧——（計上心头）

也罢！（接唱）

张标再去走一遭。

张标，拿我柬帖，二次去“請”！

张　标　得令。（欲下。）

刘子明　回来——你在衙中身任何职？

张　标　巡捕办案。

刘子明　这巡捕办案，怎能不带繩索？

张　标　这……小人明白啦。

刘子明　倘若請他不到呢？

张　标　小人甘受責罰。

刘子明　（奸笑）哼哼哼，去吧！

〔刘子明、張标分下。

第　九　場

〔十一郎持鋤上。

十一郎　（唱西皮散板）

适才总鎮差人到，

送来名帖把我邀。

也是我无端寻煩恼，

惹事纏身徒自招。

悶坐草堂心焦燥——

〔程老学上。

程学老　（接唱）

劝你不听为哪条？

啊十一郎，你怎么还不去見总鎮大人去呀？

十一郎　啊，老东人，我心中煩悶，不愿前去。

程老学　嗳，你在白水滩前救了公子性命，今日总鎮大人差人邀請于你，想是要你前去受賞。哎哎，这是件好事啊！

十一郎　唉，老东人，此事休再提起，那日在白水滩，俺一时莽撞，錯打不平，引得众嘍兵将我困在重围，誰知那青面虎不記俺一棍之仇，反将嘍兵喝退，如今想起，尙覺惭愧，还想什么論功受賞！

程老学　話虽如此，那总鎮大人有权有势，若是得罪于他，恐有不便吧！

十一郎　这就难說了。

〔二差役、張标同上。

张　标　到了。看我的眼色行事。（进門）啊，十一郎你看我又回来啦！

十一郎　哦，貴差为何去而复轉呢？

张　标　嗐，总鎮大人見我請您不到，又教我二次前来，說有事相商，請您务必得去一趟。

十一郎　嗳，方才也曾說过，山野村夫不敢見官，煩劳貴差多在大人台前美言几句就是。

张　标　算了吧。刚才我倒是說啦，一张咀就挨了一頓罵，要說总鎮大人拿帖子請老百姓，这可是从来沒有的事儿。又光彩，又体面。（十一郎不理）您要是不去，伤了我們大人的金面，恐怕就不大合适

啦……

十一郎　啊？一不缺粮，二不欠餉，俺便不去，又当如何？

张　标　（較为强硬地）怎么着？拿帖子請你，你都不去？

程老学　（見狀急上前）啊，十一郎，旣是大人二次差人来請，你就去上一遭吧！（低語）你今日不去，明日他們还是要来的。我們庄稼人，总是拗他們不过，还是去的好哇！

十一郎　这个……

张　标　（語气又緩和下来）唉，十一郎，您别讓我着急啦，您要不去，我們大人說我不会办事，还饒得了我四十板子呀！得啦，您就算行行好，跟我走一趟不就完了嗎！

程老学　（低声）不要忒以倔强了，有道是：“旣在矮簷下，怎能不低头”！

十一郎　嗳！（唱散板）

　　　　东人一言提醒我，

　　　　官府公門是非多——

程老学　是呀，你就去吧！

十一郎　（对張标，接唱）

　　　　我今随你把府过——

走！

张　标　嗳，嗳！您先請，您先請。

〔十一郎下，張标急跟下，二差役无意露出繩索，被程老学发現，二差役下。

程老学　（接唱）

这样的相邀費揣摩！

且住！看他等身带刑具，变臉变色，其中定有緣故。我不免跟随前去，探个究竟便了！（下。）

第　十　場

〔刘子明上。

刘子明　（念）为擒青面虎，邀請十一郎。

〔張标上。

张　标　启大人：十一郎請到啦。

刘子明　哦，他来了——現在何处？

张　标　轅門等候！

刘子明　哼哼，哪怕他不来——叫他进見！

张　标　是。——十一郎进見！

十一郎　（內）来也！

〔十一郎上。

十一郎　（唱西皮快板）

三番两次送帖柬，

苦苦相邀为哪般？

本心不想見他面，

老东人，他怕我得罪了总鎮官。

且到大堂来相見，

看他对我有何言。

穆玉璣参見大人。

刘子明　下面可是十一郎？

十一郎　正是。

刘子明　哎呀呀，看座，看座。

十一郎　謝座。

〔張标暗下。

刘子明　十一郎，可曾見过本鎮名帖？

十一郎　大人两次相邀，不知有何面諭？

刘子明　前者，你在白水滩救了我儿，本鎮当面謝过。

（假作欲拜。）

十一郎　不敢，不敢。

刘子明　請坐。（假笑）哈……嗯！（打量十一郎）——請

問壮士，今年多大年紀？

十一郎　一十九岁。

刘子明　噢！一十九岁……（打量十一郎，頓足）唉！可

惜呀可惜！

十一郎　啊大人，何出此言？

刘子明　唉！青春少年，身遭大禍，怎不教人叹惜。

唉！

十一郎　啊？俺勤恳耕耘，礼义为本，怎說身遭大禍？

刘子明　唉！你虽在白水滩救了小儿一命，只是你为此

却犯了一行大罪！

十一郎　啊？俺救了公子，怎么反說犯了罪呢？

刘子明　你可知道追杀公子的賊寇他是甚等样人？

十一郎　聞听人言，乃是大盜青面虎。

刘子明　着啊！你既知道他是大盜青面虎，就該将他擒住，却为何放他逃走？

十一郎　启禀大人：那青面虎甚是驍勇，公子、官兵尙难对敌，小人一介村夫，焉能将他擒住！

刘子明　嘿嘿，你这一行大罪，就犯在此处了！

十一郎　（漸漸不耐）請問大人，俺罪在何处？

刘子明　事已至此，本鎮对你实說了吧！如今有人将你告到撫院大人台前，說你在白水滩与强人同伙，明助官兵，暗通賊寇。撫院大人命本鎮拿你进省問罪。本鎮念你有救子之情，故而柬邀到府，想个主意，也好救你一条性命！

十一郎　（一时被矇蔽）哎呀！（唱散板）

祸从天降实难测，

俺救人反倒起风波。

含冤难忍心头火——

刘子明　（夾白）唉，老夫好为难也。

十一郎　嘜！（接唱）

是非不明还須好言說。

哎呀大人哪！俺通賊是虛，救人是实，白水滩之事自有公子作証，望求大人作主，洗清俺这不白的寃枉！

刘子明　唉，如今撫院大人十分震怒，就是老夫也要受些担待，怎能与你作主!

十一郎　大人，难道这是非就不能辨清了么?

刘子明　本鎮为了搭救于你，费尽心机；思之再三，只有一計可救你的性命！你可有胆量前去么?

十一郎　但能洗清寃枉，龙潭虎穴，何足道哉!

刘子明　（見計得逞，欣喜过望）十一郎，老夫助你三千人馬!

十一郎　啊!

刘子明　星夜赶至豹儿岩!

十一郎　哦哦……

刘子明　命你将大盜青面虎，

十一郎　（大悟）哦——

刘子明　擒回府来!

十一郎　嗯！——（冷笑）哼哼哼……

刘子明　非但洗清了你的寃枉，本鎮还要保你为官受賞呢!

十一郎　（按捺不住）怎么？大人还要保俺为官么?

刘子明　哎，不但保你为官，还有重賞呢!

十一郎　（狂笑）哈哈哈哈……

刘子明　啊？你为何狂笑?

十一郎　俺乃一介村夫，为官受賞，无福消受，但求无禍无災而已。这捉拿青面虎之事么……

刘子明　怎么样?

十一郎　万难从命！

刘子明　啊！难道放走贼寇的罪名你就忘了不成？

十一郎　哼哼，难道俺搭救公子的恩情，大人你就忘了不成？

刘子明　啊，这……（老羞成怒）十一郎！你犯的是王法，救人乃是私情！

十一郎　嘿嘿，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是非曲直，自有公断！

刘子明　十一郎，本鎮如此迁就于你，倒落得个忠言逆耳，若再倔强，老夫就要……

十一郎　大人要怎样？

刘子明　（威脅）升堂問案！

十一郎　（变色）怎么？柬帖相請，却原来是为了升堂問案……

刘子明　本鎮身受爵祿，为的是保境安民！

十一郎　（冷笑）哼哼，大人，請看这上……

刘子明　朗朗青天。

十一郎　这下……

刘子明　莽莽大地。

十一郎　（感情激憤，敞衣露怀）你再来看哪！（拍胸膛。）

刘子明　（狼狽地不敢正視）啊……啊……

十一郎　（逼近）看！看这里！（拍胸膛。）

刘子明　（退避）你那破衣襤衫，我看些甚么？

十一郎　哼哼，俺十一郎胸襟坦蕩，問心无愧。大人

升堂問案，有何惧哉！

刘子明　好好好，你身犯大罪，还敢如此。——这牢子手！

众　（內应）啊。

刘子明　击鼓升堂！

〔"急急风"，四軍士、四牢子手、中軍、張标分上，喊堂威，刘子明入大座，十一郎昂然直立。

刘子明　十一郎！你在白水滩前，是怎样明助官兵，暗通賊寇，劫去大盜青面虎，还不从实招来！

十一郎　俺在白水滩，只是救人，未曾放人。你不念救子之情，反倒恩将仇报，誣陷于俺。刘子明哪，狗贓官！你良心何在！天理何存！

刘子明　呸！不受五刑，諒你不招。——来呀！与我扯下去打！

十一郎　（切齿頓足）刘子明！俺若不挨你这几十板子，怎死得了你那狼心狗肺！

刘子明　与我打打打……呀！

〔众牢子手推十一郎下。

众　（內）二十、四十、六十、八十！

刘子明　押上来！

〔众牢子手押十一郎甩发上，十一郎掙开众人。

十一郎　（唱散板）

　　切齿我把狗官恨，

　　恩将仇报誣陷人。

怒发千丈满怀忿——

刘子明 （接唱）

你不招承我再用刑。

十一郎！勾結賊寇，劫去大盗，还敢不招嗎？

十一郎 （冷冷地）无有什么招的。

刘子明 来，将罪犯十一郎打上匣床，哪怕他不招！

十一郎 哼哼，我看你……也只有如此而已！

众 走！

十一郎 （复轉）刘子明哪，狗赃官！你来看！

刘子明 看甚么？

十一郎 看你在俺十一郎的身上，可打得出甚么青面虎么？

刘子明 啊！拉了下去！

十一郎 （蔑視地大笑）哈……呸！

〔二牢子手押十一郎下。程老学上。

程老学 冤枉！

刘子明 何人喊冤？与我带上堂来！

程老学 叩見大人。

刘子明 你叫甚么名字？

程老学 小老儿名叫程老学。

刘子明 程老学！你为何喊冤？

程老学 启稟大人：小老儿的僱工十一郎，前者探亲拜寿，路过白水灘，赶走强人，救了公子。今日大人柬帖相邀到府，不知他、他、他……身犯何罪，竟

被大人严刑拷打押在监牢，难道大人你，就不念救子之情了么？

刘子明　啊！——老狗！那十一郎分明是勾結强人，明助官兵，暗中劫去欽犯青面虎。你这老狗，窩藏强盜，还敢到此打探消息，来呀！将程老学押至监中，听候发落。退堂！（下。）

程老学　冤枉！

〔二牢子手押程老学下。

第十一場

〔抓地虎、許佩珠上。

許佩珠　（唱西皮搖板）

奉兄之命去打探，

查訪好汉出深山。

抓地虎　我說二寨主，今天还是沒打听着英雄好汉的下落，看天色不早，咱們先轉回山寨，明天再来吧。

許佩珠　言之有理，就此拨馬回山！（接唱）

催动坐騎往前趲——

解　差　（內）快走，走！

許佩珠　啊？（接唱）

松林之內有人言。

嗨，你听見了沒有？

抓地虎　怎么沒听見哪！（望）你看，那边山坡上，鬼

鬼祟祟地好象是两个官差。

許佩珠　怎么着，有官差到咱們山底下来啦！嗯，你我勒轉馬头，穿过松林，看个究竟便了。

抓地虎　請。

〔許佩珠、抓地虎同下。

程老学　（內唱西皮倒板）

一路之上心好慘，

〔程老学披枷踉蹌而上，解差甲、乙押上。

程老学　唉！（接唱散板）

充軍发配到边关。

我年迈蒼蒼遭此难——

怕只怕命丧这万山間。

解差甲　嗨，我說程老头儿，一路之上这么哭哭啼啼，磨磨蹭蹭地，好象有多大委屈似的。走！

程老学　二位，老汉一生，安分守己，不想今日落得如此下場。唉！怎不敎人痛心……（哭。）

解差乙　嗨，嗨，小点儿声，要是再嚎丧，你可留神棍子。

程老学　哦，是是是。——唉，好苦哇！

解差乙　嗨，伙計，这儿离豹儿岩可不远，敎他别嚷嚷，好歹对付着过了这个地方就行了。

解差甲　对。——老头儿走哇！

程老学　老汉我实实地走不动了！

〔抓地虎、許佩珠暗上。

解差甲　哈哈！你是跟我們泡上啦，你不走，我可是往死里打你！（打。）

程老学　哎喲！

許佩珠　喝，二位在这山旮旯里練功夫哪！

二解差　啊！你們是干甚么的？

許佩珠　干甚么的不許問問哪？你們这是哪衙門的差事呀？

解差甲　我們是云中总鎮刘大人那儿的差事。打听这个干甚么？

程老学　（搶著）小老儿是被那贓官陷害……

解差乙　住咀！沒有你說話的份儿！

許佩珠　二位，这老头儿既是含寃之人，我看你們就行点儿好事，把他放了吧！

解差甲　放了他？这是官事！

抓地虎　甚么官事，到了这个地方，叫你放你就得放！

解差甲　喝！难道你还敢搶人嗎？

抓地虎　啊！怎么吼！（亮出刀来。）

解差乙　伙計，留神！

抓地虎　甭留神啦，动一动，要你的命！

〔抓地虎上前解救程老学。二解差抗拒，被許佩珠杀死。

程老学　二位救命啊！

許佩珠　老头儿别害怕！（对抓地虎）帶回山寨，听候大寨主发落便了！

(同下。

註：下接《通天犀》（見本刊第十集。）

井　台　会

前　　記

《井台会》是《白兎記》传奇中的一段故事。

五代时，刘知远赴并州投軍，妻子李三娘在家遭受兄嫂虐待，每天研磨担水，在磨房生子咬臍郎（刘承訓），又險遭毒害；李三娘遂託人将嬰儿送往并州交付刘知远撫养。

十六年后，刘知远任九州安撫使，兵至中原，順便回家探親，并派子刘承訓先行等候。一日，天降大雪，刘承訓到郊外射猎，因追白兎，在井台旁遇見了担水的李三娘，母子交談之后，均未敢冒然相認。李三娘乃咬破手指写成血書，由刘承訓帶交其父，一家終得团圓。

这是中国京劇院演出本，由該院文学組吳少岳、郝野耘改編的。

剧中人物

小軍甲（丑）　小軍乙（丑）　刘承訓（小生）
李三娘（旦）　四軍士（龍套）

第一場

〔小軍甲、乙、刘承訓上。

刘承訓　（念詩）

父帅命我作先行，开元寺內暫停軍。

天寒地冻风雪紧，古刹凄凉好悶人！

唉！

小軍甲　小将軍，瞧这两天这么大的雪，元帅的大軍还沒来，咱們就在这个庙里这么呆着，您不悶得慌嗎？

刘承訓　唉！天寒雪紧，古寺蕭条，实实令人煩悶！

小軍甲　嗳，可也說得是哪！自从咱們元帅統領大軍，来到中原，他不回并州，反教您带兵先到这开元寺等着他，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呀？

小軍乙　嗳，你不知道咱們元帅是徐州沙陀村的人嗎？

这回轉道，一定是想回家看看。我瞧元帅大軍还沒赶到，趁这个机会，咱們到处散逛散逛，倒也不錯。小将軍您看怎么样啊？

小軍甲　那么您（向刘承訓）就想个主意，咱們到外头玩玩去吧！

刘承訓　天降大雪，到哪里去玩耍？

小軍甲　（略思）嘜，有倒有个主意，咱們何不到郊外行围射猎一回，您瞧怎么样？

刘承訓　好便好，只是我父帅到此，无人迎接呀。

小軍甲　这么大的雪，又沒有太急的事，儘来不了。

小軍乙　是啊，我想也来不了。

刘承訓　如此，我們就去到郊外行围射猎一回。

小軍乙　那敢情好啦。

刘承訓　吩咐軍士，准备弓箭，随俺到郊外行围射猎去者。

小軍甲　是。——下面听者！

軍　士　（內）啊！

小軍甲　小将軍有令。准备弓箭，郊外行围射猎去者！

軍　士　（內）啊！

刘承訓　（唱西皮倒板）

雪花飄彤云密寒风凛凛——

〔四軍士上，刘承訓上馬，众軍士行獵。

刘承訓　（接唱二六）

跨雕鞍望郊原似玉如銀，

冒风寒踏冰雪穿林越岭，

众軍卒携弓箭抖擻精神。

树影疏人烟少山川寂静，

追兽踪寻鳥跡射猎散心。

叫軍卒撒围場荒郊野境——

〔雁叫。

小軍甲　雁来啦！

刘承訓　啊！（接唱搖板）

猛抬头見空中塞雁飞鳴，

弓箭伺候！（小軍甲遞弓箭）

滿扣弓弦箭射准——（雁落地，惊起白兎。）

小軍甲　射着啦！喝，有只白兎儿！

刘承訓　（接唱）

見一白兎在前行。

二次开弓放雕翎——（射兎，扫一句。）

小軍甲　带箭而逃！

刘承訓　紧紧追赶！

小軍甲　啊。

〔众追下，刘承訓“趟馬”下。

第　二　場

李三娘　（內唱西皮倒板）

滿天飞雪……

〔李三娘在大雪纷飞、北风怒吼声中上。

李三娘 （接唱慢板）

北风紧，

衣单薄身寒冷道路难行。

这荒村白茫茫寂无人影，

誰似我李三娘踏雪行冰！（接“小拉子”，夾念）

可叹夫和子杳无音信，每日研磨担水受尽欺凌。

想儿夫肝肠断血泪已尽，苦挣扎盼的是枯木逢春……（唱散板）

忍痛含悲我往井台奔——（接“小拉子”，滑步。）

〔李三娘汲水，白兎逃上，落箭下。

李三娘 呀！（接唱摇板）

見白兎身負伤落下雕翎。（拾箭，看箭，念）

刘知远！（揉眼再看）刘知远……（接唱散板）

雕翎上写的是我夫名姓，

教人又喜又伤心。

十六載一去无音信，

莫非他今日轉回程？

站立井台心不定——

〔“急急风”，刘承訓上，小軍甲、乙、四軍士隨上。

刘承訓 （接唱）

見貧妇哭啼啼手执雕翎。

小軍！

小軍甲 有。

刘承訓 問那拾箭的妇人，可曾見着那只白兎！

小軍甲 是。——我說那一妇人，你可見着一只白兎嗎？

李三娘 那白兎已經逃走了，只是遺落雕翎在此。

小軍甲 哦，拿过来吧！

李三娘 这……我且問你：这箭可是你的？

小軍甲 不是我的，是我們小将軍的。

李三娘 小将軍是哪个？

小軍甲 你好大的眼眶子呀！你看，这不是我們的小将軍嗎？

李三娘 啊？

小軍甲 瞧你这么愣愣瞌瞌的干甚么？还不拿过来！（欲搶箭。）

李三娘 且慢！这箭上現有名姓，你若說得出，我便还你。

〔刘承訓下馬，小軍乙接馬。

小軍甲 这箭上的姓名是……（看刘承訓。）

李三娘 是甚么！

刘承訓 是刘知远！

李三娘 啊？难道你也叫刘知远？

刘承訓 俺不叫刘知远。

李三娘　那刘知远現在哪里？

刘承訓　这……

小軍甲　得啦！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雪，你問这个、問那个干什么，还不快点儿拿过来，拿过来！（夺过箭。）

李三娘　（唱西皮散板）

我只說儿夫回家轉，

又誰知鏡花水月渺无痕。

北望夫君（“接哭头”）珠泪难忍——

〔小軍乙与刘承訓帶馬，刘承訓摆手命止。

刘承訓　呀！（接唱）

这妇人哭得好伤心，

双眉愁鎖心銜恨，

其中必定有隐情。——（向小軍乙作手势，小軍乙与四軍士下）

啊！这一妇人，对箭啼哭，莫非你与刘知远沾亲带故么？

〔李三娘一愣、犹豫，小軍甲要拦刘承訓，被刘承訓阻止。

李三娘　（唱垛板）

說什么亲，我不敢認，

道什么故，我有口难应承。

小将軍，来相問，

我是个无亲无故受苦的人！（接“小拉

子”。）

刘承訓　（念）数九寒天风雪紧，家家戶戶掩柴門。

难道你家无儿女，因何独自受凄零？

李三娘　（接唱流水）

他那里把儿女問，

愁鎖眉头痛在心。

看面貌……看神情……

他好象当年我的夫君。

我儿与他年貌正相等，

莫非他是咬臍郎我的姣生！

且喚乳名将他認，我那咬——（接“小拉子”。）

小軍甲　啊！你要干什么？

李三娘　（接唱）

莫要錯認小将軍……（接“小拉子”）

我含悲忍泪把話論，

把我的苦楚說分明。

都只为儿夫投軍他乡奔，

見雛殉触动了我那望夫情！

刘承訓　啊！（唱搖板）

听她之言令人憫，

对箭怀人必有因。

为何提起父名姓，

必須向前問詳情。

方才你言道，你丈夫前去投軍。我也是軍營中人，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誰？你丈夫叫何名字？对我說明，也好替你寻找。

李三娘　小将軍哪！（唱快三眼）

家住在李家庄离此甚近，

我名叫李三娘兄妹二人。

刘承訓　配夫何人？

李三娘　（接唱）

自幼儿配夫刘知远——（接“小拉子”。）

小軍甲　住口！

刘承訓　哼！多口！两厢伺候！（小軍甲下）不必惊慌，慢慢講来！

李三娘　（接唱）

前往幷州去投軍。

刘承訓　哦，他往幷州投軍！我来問你：他去后可有書信哪？

李三娘　（接唱）

誰知他一去无踪影，

兄嫂起下不良心。

逼我改嫁我不允，（轉二六）

百般折磨受苦情，

白日汲水到日尽，

夜晚研磨到天明。

身怀有孕苦难忍，（轉流水）

在磨房生下小姣生。

恶嫂不把剪刀借，

无奈何只得咬臍根。（接"小拉子"。）

刘承訓 啊，我且問你：你那儿子他、他、他現在何处？

李三娘 （接唱）

兄嫂要害姣儿的命，

亏竇公送往幷州城，

十六載父子无音信，（哭头，轉散板）

望穿秋水不見人！（哭泣，暈倒井台。）

刘承訓 （唱散板）

听一言来吃一惊，

难道她是我娘亲！

爹爹說她早丧命，

岂有人死又复生！（轉二六）

她若不是我亲生母，

为甚么姓名家世道得眞？

此时我把亲娘認——（轉搖板）

犹恐其中有别情。

滿腹怀疑心不定——

有了！（接唱）

我不免索証凭去問父亲。

听你之言，就是鉄石之人，也要落泪。我乃九州安撫使之子，我父統領大軍，不日打此經过，旣是你

丈夫前去投軍，难免就在我父帅帐下，你可写下家書一封，等我父帅大軍到此，我替你在軍中挨营查問如何？

李三娘　如此，感激不尽。只是无有紙笔……罢！（唱散板）

荒郊难寻紙和笔，
扯下半幅素罗裙。
咬破中指血淚迸，（咬指，刘承訓拦阻不及，接唱快板）
字字行行写苦情。
十六載受尽折磨将你等，
想断肝腸痛碎心。
临别言語可曾記？
难道你……貪图富貴变了心！
千头万緒書难尽，
有劳你带去查問我夫君。

〔李三娘递血書向刘承訓跪拜，刘承訓急攙起。

刘承訓　（唱散板）

見此情不由我心神不定。
好一似万把刀刺在心，
回营去禀父帅把娘亲迎請——

李三娘　（哭）喂呀……

刘承訓　不必啼哭，外面寒风刺骨，快快回家去吧！

〔刘承訓做手势招小軍甲牽馬上，刘承訓接馬，揮小

軍甲下。

刘承訓 （接唱）

持血書止不住泪洒衣襟！

回家去吧！（迟迟注視李三娘，上馬掩泣而下。）

李三娘 （唱散板）

小将軍临去时叮嚀不尽，

行一步一回头却为何因？

是我儿就該将我来認——（苦思，看天色，

担起水桶，接唱）

莫奈何归家去等候信音！

〔李三娘滿怀忧疑，退步而下，幕徐徐閉。

——剧終

一 尺 布

前　記

《一疋布》是一出流传很久的民間小戏。它以夸张的表現手法，显示了传統諷刺鬧劇的独特风格。

不务正业的张古董，从妻子沈賽花手中哄騙过来一疋布，拿到街市去卖。他在路上遇着盟弟李天龙，才知李因丧妻无力續娶，以致不能得到岳父王老戶的丰厚財物。张古董異想天开，竟将妻子借与李天龙，希图騙取財物。一对假夫妻到了王老戶家中，財物虽然到手，却被留下过夜。第二天，张古董找上門去，大鬧不休，于是一同成訟。不料县官竟把沈賽花断与李天龙为妻，张古董人財两空，当堂出丑。

这个剧本是中国京剧院演出本；由演員孙盛武整理。

剧中人物

張古董(丑)	沈鑾花(花旦)	李天龙(小生)
驴　夫(丑)	王老戶(生)	李　宝(娃娃生)
四合老店(丑)	二差役	四衙役
書　吏	驴夫官	

第　一　場

張古董　(內)啊哈!

〔張古董上。

張古董　(念数板)

起(讀解)南——

起南来了一妇人,

身穿藍布褂,

腰系青布裙。

左边挽(讀晃)起了左边这半边,

右边不挽右边那半边,

問她为什么挽起了左边这半边,不挽右边那半边?

皆因是左边这半边有紐有襻，故此挽起了
　左边这半边，不挽右边那半边。
問她为什么不挽右边那半边，挽起左边这
　半边？
皆因是右边这半边无紐缺襻，故此不挽右
　边那半边，挽起了左边这半边。
左半边，右半边，边半，半边。（念詩）
越热越出汗，越冷越打战，
越穷越沒有，越有越方便。

在下张古董。自幼素无正业，买攢儿卖攢儿① 为生，是我捕圈儿弄套儿蒙个媳妇儿。前几年还不錯，这二年可坏啦，买卖也不好，混得一点儿轍都沒有啦，前些日子打发我媳妇儿住娘家去啦，心想减点儿挑费吧，咳，沒想到，昨儿晚上又回来啦。嘍！我想起来啦，昨儿她打娘家回来的时候，胳肢窩里头夹着一卷布。有咧，回头我把她叫出来，花言巧語把她那布騙到我手，变卖銀錢先吃飯，就是这个主意。——我說家里呎，家里呎，街坊的大嬸儿、安人、賤內！——哪儿去啦？喝！唉！

（沈賽花暗上，坐下。

张古董　我說……（見妻）有呎，一声儿沒言語你就出来

① 買賣旧物，必須急售以免積压本錢者，謂之"買攢兒賣攢兒"。"攢"乃凑处之意，亦可做"蹿"，即指急買急賣。

啦？

沈賽花　呦！这么大人出来，你会沒瞧見哪！

张古董　嗳！我說你还象啊？

沈賽花　呦，我怎么刚出来就不象啦？

张古董　想你們妇道人家，講究是“三光”。

沈賽花　什么叫“三光”啊？

张古董　头光、地光、火光。清晨起来梳完头，你倒是洗洗臉哪！

沈賽花　洗臉？你們家有水嗎？

张古董　那么……沒有水，你弄个手巾擦擦也是好的！

沈賽花　啊，我沒有那么擦过。

张古董　地，怎么沒扫出来呀？

沈賽花　扫地？你們家有笤帚嗎？

张古董　嗯……这……火你应当把它攏上吧！

沈賽花　攏火？你們家得有煤呀？

张古董　沒有煤？

沈賽花　啊，沒有煤。

张古董　沒有煤……你“擻”出来在那儿擱着，我瞧着也是痛快的呀！

沈賽花　我沒有那么“擻”过。

张古董　家里呶，我昨儿晚上做了个梦，你知道不知道？

沈賽花　我說，你这不是費話嘛！

张古董　怎么啦？

沈賽花　你做梦，我怎么会知道哇！

张古董　对啦，我不說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办，我說出来，你給我圓解圓解。

沈賽花　嗯，你說出来，我給你圓解圓解。

张古董　昨天我睡到三更半夜，就听見"克叉"一声。

沈賽花　怎么啦？

张古董　房梁折(讀蛇)啦！

沈賽花　哎呦！当家呀！

张古董　怎么啦？

沈賽花　快点儿瞧瞧去吧！

张古董　瞧什么啊？

沈賽花　米罈子里头一定是沒有米啦！

张古董　房梁折啦，碍得着米罈子里的米什么事儿？

沈賽花　你不知道嗎？

张古董　啊。

沈賽花　世上"三梁"相連哪！

张古董　哪"三梁"相連哪？

沈賽花　房梁、地梁、口粮，你梦見房梁折啦，米罈子里头一定沒有米啦！

张古董　噢！这就是"三梁"相連？

沈賽花　哎。

张古董　要是梦見房梁折啦，米罈子里就沒有米啦。

沈賽花　对啦。

张古董　要是梦見房椽子折嘍，醋罐儿里头就沒有醬油

啦吧？

沈賽花　你别跟我“打牙涮嘴儿”①的，我还沒吃飯哪！

张古董　沒吃飯？

沈賽花　沒吃飯哪！

张古董　你几儿吃的飯哪？

沈賽花　我几儿吃的？我还是初五吃的哪！

张古董　初五吃的？

沈賽花　哎。

张古董　那你等十五再吃吧！

沈賽花　干什么？

张古董　逢五才能进一“食”②哪！

沈賽花　还得儿二一添作五哪，甭跟我說这个，我餓着哪，拿飯来，我得吃飯。

张古董　我說你凭什么跟我要飯吃哪！

沈賽花　有哎！你瞧多新鮮哪，想我們妇道人家，嫁汉嫁汉为的是穿衣吃飯哪。

张古董　噢，到我这儿就擰啦！

沈賽花　怎么啦？

张古董　娶妻娶妻为的是挨餓忍飢。

沈賽花　我沒有那么忍过，拿飯来我得吃飯。

张古董　嘿，家里哎！

① 即說笑話。

② “食”与“十”諧音，“逢五進一十”是珠算口訣。

沈賽花　嗯？

张古董　你不是要吃飯嗎？

沈賽花　啊，我得吃飯。

张古董　那容易。嗳，我跟你打听点儿事儿。

沈賽花　什么事儿啊？

张古董　昨儿个你打娘家回来的时候，我瞧你胳肢窩里夾着一卷白花花的，那是什么？

沈賽花　啊，那是得儿布。

张古董　噢，是布啊！

沈賽花　布怎么着？

张古董　不怎么着。

沈賽花　布怎么着？

张古董　我不怎么着哇！

沈賽花　你瞧，又得儿不怎么啦又！……

张古董　（自語）她不理我这碴儿啊！——家里的，你不是沒吃飯哪嗎？

沈賽花　嗯，沒吃飯哪！

张古董　我这儿也餓着哪，这么办，你先把这个布借給我，咱們变卖了銀錢先吃飯，等着我緩开这一步儿，我再还你，你瞧怎么样？

沈賽花　哼，那可不行。

张古董　怎么着？

沈賽花　那是我媽給我做褲子汗褟儿的，我不能借給你。

张古董　不要紧哪，等我緩过这一步儿，我再給你买好

的呀！

沈賽花　嗯，不借嘛。

张古董　你借不借？

沈賽花　不借。

张古董　不借？

沈賽花　嗯。

张古董　不借，不借你可知道阴七阳八呀！

沈賽花　什么叫阴七阳八呀？

张古董　想你們老娘儿們为阴人。

沈賽花　我阴誰啦？

张古董　嗳！阴阳之阴哪！

沈賽花　噢，阴阳之阴。

张古董　过七天准死。

沈賽花　哦，七天准死。

张古董　我們老爷儿們为阳人。

沈賽花　“洋”人，哪国的？

张古董　什么哪国的呀，阴阳之阳。

沈賽花　噢，阴阳之阳。

张古董　餓八天才能死哪！

沈賽花　噢，八天才死哪。

张古董　到七天你死啦。

沈賽花　啊。

张古董　太爷我还活着哪！

沈賽花　嗯。

张古董　把你的布拿到大街，变卖了銀錢，我吃、我喝、我玩、我乐。你那魂灵儿……

沈赛花　嗯？

张古董　干瞧着活不了。

沈赛花　别管你怎么說，“排不（上声）”①你怎么說，說出大天来，太太我也是不借。

张古董　你眞不借？

沈赛花　嗯，不借。

张古董　太爷我还有拿手哪。

沈赛花　你还有什么拿手哇？

张古董　祖传三代为“控倒飽儿”。

沈赛花　哟，什么叫“控倒飽儿”啊？

张古董　我要是控上陈食来呀，三年都不餓。

沈赛花　噢，是呀，那么你控控我瞧瞧。

张古董　你不借？

沈赛花　嗯，不借嘛。

张古董　你瞧瞧。（將身朝下倒控起来）哇，哇……

沈赛花　噢，飽啦？

张古董　飽啦。哇……

沈赛花　好受嗎？

张古董　不大得滋味儿。

沈赛花　哎哟，快点儿起来吧。

---

① 任憑之意。

张古董　哎！

沈賽花　嗨！

张古董　啊？

沈賽花　瞧你也怪可怜的。

张古董　啊。

沈賽花　等着。

张古董　哎。

沈賽花　借給你吧。

张古董　哎！

沈賽花　等着我給你拿布去。（取布。）

张古董　（自語）还是老娘儿們不行，三言两語的，布就算归我啦。——拿来啦？

沈賽花　拿来啦。当家呕，你瞧这是什么？

张古董　这是布啊。

沈賽花　給你，拿去吧！

张古董　哎，怎么着，当啦是卖啦？

沈賽花　現在用錢的时候，干脆，你把它卖了得啦。

张古董　对，还能多卖俩錢儿。我走啦！

沈賽花　哎……当家呕，眞个的，瞧咱們家什么都沒有。

张古董　嗳。

沈賽花　把这布卖啦，咱們家还得买点儿什么呀。

张古董　买什么呀？

沈賽花　嗯！先买它一百斤大米。

张古董　一百斤米，对，先买吃的要紧。

沈賽花　一百斤面。

张古董　哎，一百斤面。

沈賽花　叫它五百斤煤球儿。

张古董　五百斤煤球儿。

沈賽花　五百斤硬煤。

张古董　五百斤硬煤。

沈賽花　再买它五百斤劈柴。

张古董　五百斤劈柴。

沈賽花　你再打，再打它五斤油。

张古董　哎。

沈賽花　五斤醬。

张古董　哎。

沈賽花　五斤醋，五斤……

张古董　对，反正有卖布这个錢不咧①。

沈賽花　哎呦当家呕，瞧瞧你混得成什么啦。

张古董　就說是哪。

沈賽花　你得换换季呀。

张古董　对，我先来什么呀？

沈賽花　你先来个袍子。

张古董　我来个袍子。

沈賽花　换个褂子。

张古董　换个褂子。

---

① 不在乎的口气。

沈賽花　呦，买頂帽子吧。

张古董　买頂帽子。

沈賽花　瞧瞧这双鞋。

张古董　哎。

沈賽花　你再买双鞋。

张古董　对，反正有卖布的这个錢。

沈賽花　哎呦，当家呀！

张古董　哎。

沈賽花　你瞧瞧我"漚合"①得成什么啦？

张古董　那怎么着哪？

沈賽花　我也得添点儿什么不是。

张古董　你添什么呀？

沈賽花　我——我先打付鐲子。

张古董　要赤金的？

沈賽花　包金的吧。

张古董　是啊！沒有錢的时候。

沈賽花　哎，給我打付鉗子。

张古董　打付鉗子。

沈賽花　哎，耳挖子。

张古董　耳挖子。

沈賽花　扁簪子。

张古董　扁簪子。哎，趁着我明白，你就全說吧。

---

① 即被折磨得糟旧之意。

沈赛花　得啦，当家哌，沒有錢的时候，凑合点儿吧。不要什么啦。

张古董　不要什么啦？

沈赛花　不要什么啦。

张古董　把这布給你，我还是"控倒饱儿"。

沈赛花　哎，你怎么不用啦？

张古董　我說，你这个布值多少錢哪？

沈赛花　还不値个千儿八百的嗎？

张古董　你穷疯啦，哪儿值那么多錢。

沈赛花　当家哌。别听我这么一說，你呀瞧什么着用的，买点儿得啦，先吃飯要紧。

张古董　对对对，我走啦。

沈赛花　你走哇？

张古董　不用关門啦，我这就回来。

沈赛花　一会儿就回来！

张古董　哎。

沈赛花　当家哌！

张古董　干什么呀？

沈赛花　我餓着哪！（下。）

张古董　恶呀！我瞧你就长得就不善。——怎么卖呀！借块板子，摆个摊儿。唉！这一个布，还摆得哪門子布摊儿呀！嗳，我就吆喚好热布，哪儿有刚出鍋儿的布呀！我就吆喚"布咪"！嗳！——嗳，布咪！

內　声　卖布的！

张古董　哎！

內　声　什么色儿的呀？

张古董　白的。

內　声　不行，我要紅的。

张古董　紅的？

內　声　哎。

张古董　沒有。

內　声　沒有不要嘍。

张古董　不要不要吧！——嘍，布咪！

內　声　嘍，卖布的！

张古董　哎。

內　声　什么色儿的呀？

张古董　白的。

內　声　正好。

张古董　哎。

內　声　打正当間儿，給我撕块包脚布。

张古董　啊？打中間儿撕块包脚布？

內　声　啊。

张古董　我不那么卖。

內　声　那不要啦。

张古董　你爱要不要。——哎，布咪！

內　声　（女声）卖布的！

张古董　是个堂客。——哎，布来啦！

內　声　啊，不来啦？

张古董　布来啦！

內　声　不来，不来就得儿罢啦！

张古董　你听哎，她叫卖布的，我說"布来"啦。她說"不来"，不来就得儿罢啦！咳，想我张古董，好不命苦也！

李天龙　（內）走哇！

〔李天龙上，和張古董相碰，立即返回。

张古董　有哎，"河漂子"①啊，——哎，回来，回来，回来！这不是把弟李天龙嗎？

李天龙　哎呀，张大哥！

张古董　是我呀！我說你怎么混成这样儿啦？

李天龙　唉！再休提起，只因我家着了一把天火，烧得片瓦无存，只落得这般光景！

张古董　你瞧，这是怎么話儿說得哪！哎，今当大比之年，何不进京赶考哪？

李天龙　无有銀錢，焉能进京赶考啊！

张古董　你丈人王老戶是个大財主，跟他借去呀。

李天龙　我岳父言道，等我娶妻之后，把我簪环首飾、四季衣服、銀子二百两。如今他不能把我呀！

张古董　有这么些錢，你何不再續一房哪？

李天龙　无有銀錢进京赶考，哪有銀錢娶妻呀！

张古董　可也是呀！哎哎哎，兄弟，那你不会借一个

---

① 言其一冒头就回去了。

嗎？

李天龙　嘜，世上只有借銀子借錢的，哪有借妻的呀！

张古董　哎，比方說有人把妻子借給你，你应該怎么謝候人家哪？

李天龙　若有人將妻子借与我？

张古董　哎。

李天龙　簪环首飾、四季衣服俱是那女子的，銀子二百两，我們平分一半。

张古董　兄弟，这話是眞的？

李天龙　眞的呀！

张古董　兄弟，这边儿"摟包子"① 太多，跟哥哥家里說去。走走！（圓場）到啦，来来来，兄弟，进来进来，你这儿坐坐儿，我叫你嫂子去啊，你这儿等等儿啊！——家里呀，家里呀！

〔沈賽花上。

沈賽花　嗳，当家呀，布卖了嗎？

张古董　沒有卖。

沈賽花　呦，怎么沒卖呀？

张古董　卖了你的布，还算男子汉大丈夫嗎！

沈賽花　哼，太太穿定了褲子汗褟儿啦。

张古董　对，你做褲子汗褟儿。家里呀！

---

① 見他人做生意好，即設法加入做一包攬者。京諺謂之"摟包匠"，有时，亦称"摟包子"。

沈賽花　哎。

张古董　来人啦！

沈賽花　誰来啦？

张古董　把弟李天龙。

沈賽花　把弟李天龙来啦？

张古董　哎。

沈賽花　哎呀，我可不見人家！

张古董　啊？

沈賽花　人家是个大財主，吃的什么，穿的什么？瞧我們这样儿！

张古董　得咧，你来吧，你来吧，什么不見哪，現在他混得还不如咱們两口子哪！都卖了零碎儿①啦！

沈賽花　卖了零碎儿啦？那么我見他怎么着哪？

张古董　問个好儿。

沈賽花　噢，問个好儿。那我会。兄弟在哪儿哪？兄弟在哪儿哪？——兄弟，老沒見啦！

李天龙　（同时）啊，大嫂！

沈賽花　兄弟請坐吧！

张古董　你坐这儿。——家里吸，这儿坐。房子窄小，我上炕。（坐桌子上。）

沈賽花　兄弟，你好哇？

---

① 李天龍此时之扮相系穿"富貴衣"上綴有各色小补釘，故劇中人常諷刺这种扮相为"賣零碎兒的"或"賣零碎材料兒的"。

李天龙　我好。嫂嫂可好？

沈賽花　我好。

李天龙　噢，好！（靜場片刻。）

张古董　好！兄弟，你这儿坐着，我給你泡点儿茶去呀！（哨妻。）

沈賽花　兄弟，嫂嫂跟你告个便儿。

李天龙　請便。

沈賽花　（向張古董）什么事儿啊？

张古董　我說你怎么改了“吻”木匠，就一鋸（句）呀！

沈賽花　我問好啦！

张古董　他們家还有人哪！

沈賽花　还有誰呀？

张古董　有他爹呀！

沈賽花　哎。

张古董　有吧，叫他叨去啦。——我說，兄弟，我們家沒茶叶啦，我打发人买茶叶去啦，等会儿啊！

李天龙　噢噢噢！

沈賽花　兄弟，老爷子好哇？

李天龙　唉！亡故了。

沈賽花　呦，这么大岁数儿，怎么会当“王八”啦！

李天龙　亡故就是死了！

张古董　就是死啦！

沈賽花　噢！死啦！——唉！可惜了儿的！

李天龙　唉！可惜了儿的！

张古董　唉！可惜了儿的！（又靜場）兄弟，我瞧瞧茶叶买回来沒有啊！（啃妻。）

沈賽花　兄弟，嫂子有一点儿事儿，跟你告个便儿。

李天龙　嫂嫂請便。

沈賽花　我一会儿就来。——我說你怎么回事儿呀？

张古董　你怎么又不言語啦？

沈賽花　我問过啦。

张古董　他們家还有人哪！

沈賽花　还有誰呀？

张古董　还有他媽！

沈賽花　哎。

张古董　又叫你叨去啦啊！——兄弟，茶叶买来啦，我打发人挑水去啦，等等儿啊！

沈賽花　我說兄弟！

李天龙　嫂嫂。

沈賽花　老太太好哇？

李天龙　下世去了。

沈賽花　哦，卖菜去啦？①

张古董　什么卖菜去啦！

李天龙　就是死了。

张古董　对啦，死啦！

---

① 因李天龍說“下世”，“世”与“市”同音，故沈賽花說是“賣菜去啦”。

沈賽花　死啦?

张古董　啊。

沈賽花　咳!

李天龙　唉!

沈賽花　嘖嘖嘖!

张古董　对，花子四眼儿，把这两块骨头給我叨走。①（又静場）兄弟，我瞧瞧这水挑回来沒有啊。（暗妻。）

沈賽花　哎呦，哎呦！兄弟，嫂子这两天鬧肚子，对不起兄弟，你坐会儿，我一会儿就来，呦，这是怎么話儿說的。——嘿！怎么啦你，怎么沒完啦你!

张古董　他們家还有人哪!

沈賽花　还有誰呀?

张古董　还有他媳妇儿哪!

沈賽花　你怎么不早說哪!

张古董　这你怎么不答应啦！——哎兄弟，水是挑回来啦，还沒攏火哪！等会儿啊!

沈賽花　兄弟!

李天龙　嫂嫂!

沈賽花　弟妹好嗎?

李天龙　唉！沒有过門也死了!

沈賽花　呦！吃什么硬东西噎死②啦?

---

① 从前北京人以"嘖嘖嘖"的声音唤狗，"花子"、"四眼"都是由狗的形象而起的名。

② "噎死"是"也死"念"韻白"的諧音。

李天龙　沒有过門就死了！

张古董　死啦。

沈賽花　死啦？兄弟，不是嫂子我說呀，你这个命好苦哇！

李天龙　唉！苦哇！

张古董　苦啊？苦你不会吃那一头儿嗎！①（又辭場）兄弟，我瞧火上来沒有啊！等等儿！（哨妻。）

沈賽花　兄弟，嫂子我还跟你告个便儿，对不起你，坐一会儿啊！就来。——这是怎么啦？哎呦，嘿！我說你怎么啦，一趟一趟干嘛呀？

张古董　你怎么又不言語啦？

沈賽花　哎，还言語哪，問了仨，倒死了对儿半，再問哪，連你也活不了啦！

张古董　嘿！再要是問哪，就露出发財的苗头儿来啦！

沈賽花　什么发財的苗头儿呀？

张古董　你問他，今当大比之年，何不进京赶考哪！

沈賽花　說得是啊！

张古董　他就說啦，沒有銀錢也是枉然！

沈賽花　对啦，沒有錢也去不了哇！

张古董　你說啊！

沈賽花　哎。

张古董　你丈人王老戶大財主，跟他借去呀。

---

① 此处系用吃黄瓜"抓哏"。

沈賽花　是啊，他怎么不借去哪？

张古董　他就說啦。

沈賽花　嗯。

张古董　岳父言道，娶妻之后，簪环首飾、四季的衣服，银子二百两，現在不能給他。

沈賽花　噢噢噢！

张古董　你就說啦！

沈賽花　啊。

张古董　有这些錢，你何不娶一个哪？

沈賽花　是啊，他应該娶一个。

张古董　他說啦。

沈賽花　嗯。

张古董　沒有錢赶考，哪儿有錢娶妻啊！

沈賽花　沒有錢也办不了事不是啊！

张古董　是啦！哎，你就說呀！

沈賽花　啊！

张古董　兄弟，那你何不借一个哪！

沈賽花　得了吧！世上有借銀子借錢的，哪儿有借媳妇儿的！

张古董　哎，你不懂，你不懂……哎，你就問他，比方那么說，要有人把媳妇儿借給你，你应該怎么謝候人家哪？

沈賽花　是啊，他应該怎么謝候人家哪？

张古董　他就說啦。

沈賽花　啊。

张古董　簪环首飾、四季衣服，都是那妇人的。

沈賽花　噢噢噢！

张古董　銀子二百两，平分一半儿。

沈賽花　噢，平分一半儿。

张古董　家里呀。

沈賽花　啊！

张古董　这可是好事儿。

沈賽花　好事。

张古董　这是百年不遇啊！

沈賽花　嗯，百年不遇。

张古董　肥猪拱門哪。

沈賽花　嗯，肥猪拱門。

张古董　眞是打着灯籠都沒地儿找去。

沈賽花　对，沒地儿找去。

张古董　这个，家里呀！

沈賽花　啊？

张古董　家里呀，那个什么……

沈賽花　嗯，什么呀？

张古董　要不然，你陪兄弟去一趟吧！

沈賽花　得了吧！你穷疯啦，餓不起啦你！

张古董　穷，我也不至于疯啊，这是怎么啦！

沈賽花　啊？楞把媳妇儿借給人家，以后咱們还混不混啦？你不要臉，我还要臉哪！

张古董　不是外人，这是把弟，胳臂折了在袖儿里头，这有什么呀！

沈賽花　沒听說过。太太愣餓死，我也不能去呀！不能去！

张古董　你去不去？

沈賽花　不去。

张古董　你不去？

沈賽花　嗯。

张古董　嘿，我說的話，你敢不听？

沈賽花　啊！这話你說得沒道理，我就不能去。

张古董　咊，咊！（欲打。）

沈賽花　啊，你要怎么着？

张古董　得，得，得了𤰞㞎叹，你还是去一趟吧！

沈賽花　哎嚐，哎嚐，这輩子嫁你呀，我算倒了楣啦。

张古董　这有什么呀！

沈賽花　沒听說过，我說不出嘴来！

张古董　不要紧的，圓活臉儿一抹（讀媽）长活臉儿，說你的。

沈賽花　不行，我臉皮沒有那么厚。

张古董　我帮着你，我帮着你，去……

沈賽花　不能去呀，哪儿有……（被張古董推进門）兄弟坐着！

李天龙　嫂嫂請坐。

张古董　我說兄弟，水是开啦，我这么一拿呀，燙我手

啦，壶也砸啦，水也洒啦，火也泼灭啦，干脆你甭喝啦！

李天龙　我也不渴！

张古董　那正好儿，請坐請坐！

沈賽花　兄弟！

李天龙　嫂嫂！

沈賽花　今当大比之年，你怎么不进京赶考去哪？

张古董　是啊！

李天龙　无有銀錢，焉能进京赶考哇！

沈賽花　你丈人王老戶是个大財主，你就应該上那儿借去呀！

李天龙　我岳父言道，等我娶妻之后，簪环首飾、四季衣服、銀子二百两。如今他不能把我呀！

沈賽花　那你何不娶一个哪？

张古董　是啊！

李天龙　无有銀錢进京赶考，哪有銀錢娶妻啊！

沈賽花　可也是啊！

张古董　可不是嗎！

沈賽花　兄弟，那你何不借一个哪？

张古董　对呀。

李天龙　世上有借銀子借錢的，哪有借妻子的呀！

沈賽花　（向張古董）我說沒有不是！——我說，我，我說兄弟，比方那么說，要是有那八輩儿不开眼，穷不起啦那么个穷小子……

张古董　（同时打噴涕）啊嚏！

沈賽花　他眞要把媳妇借給你，兄弟，你怎么謝候他哪？

张古董　是啊！

李天龙　若有人将妻子借与我，簪环首飾、四季衣服……

张古董　（同时）家里取！

李天龙　俱是那妇人的。銀子二百两，我們平分一半。

张古董　（得意地）嘿！

沈賽花　眞的？

李天龙　眞的啊！

沈賽花　兄弟！

李天龙　嫂嫂！

沈賽花　我說兄弟！

李天龙　嫂嫂！

张古董　兄弟說話沒錯儿。你說你的，沒有錯儿！有話你就說，怕什么的！自己人儿，說吧！

沈賽花　兄弟！

李天龙　嫂嫂！

沈賽花　要不价……

张古董　說，說，說吧！

沈賽花　沒法儿說！

张古董　說，說呀！

沈賽花　兄弟！

李天龙　嫂嫂！

沈賽花　要不价……

李天龙　啊？

沈賽花　要不价……要不价嫂子我跟你去一趟得啦！

张古董　哎，兄弟！

李天龙　啊？

张古董　交朋友你可长住了眼睛，照哥哥这样儿的交，我可把媳妇儿都交給你啦。

李天龙　噢，多謝张大哥！

张古董　这沒什么，这沒什么。哎，咱們可是别过夜！

沈賽花　当家呀，瞧我們跟兄弟这样儿，我們怎么能去呀！

张古董　这样儿怕什么的！

沈賽花　你想法儿給我們借两件去吧！

张古董　不行，我都“熏”①啦，借不出来！

沈賽花　哎，当家呀，你再提提我試試！

张古董　对，提提你也許行。我提提試試。（出門向內喊）我說，当鋪掌柜的！

內　声　干什么的？

张古董　您哪，借我两件衣裳。

內　声　誰借啊？

张古董　我借。

內　声　沒有。

---

① “熏”音“訓”。意指有了腐朽气味，大家避而远之。

张古董　不是，我媳妇儿借。

內　声　噢，你媳妇儿借，我給你"拆兑"、"拆兑"①。

张古董　謝謝您，謝謝您！——还是我媳妇儿吃得开。

——(取来衣服，进門)得，衣裳借来啦！

沈賽花　当家呀，你給我們雇車去呀！

张古董　雇車去。

沈賽花　我到里边儿收拾收拾。（下。）

〔李天龙下。

张古董　哎哎！雇車？雇車得多少錢哪！对，我上趟驴市吧！(圓場)哎嘿嘿嘿，这都是誰的驴啊？

內　声　(很多人)我的驴，我的驴……

驴　夫　得咧，得咧，你們都馱了好几趟啦，飯別一个人吃啊！

〔驴夫随說随上。

驴　夫　呦，哈哈哈！我当誰哪！大叔！

张古董　是我。

驴　夫　大叔您好哇？

张古董　好。

驴　夫　大嬸儿好哇？

张古董　好。

驴　夫　孩子們都好哇？

张古董　都好。

---

① 即設法借給之意。

驴　夫　沒搬家？

张古董　还在那儿住哪。

驴　夫　您瞧，刚才我还念叨你来着哪！

张古董　有緣。

驴　夫　有緣。（同笑）哈……大叔，我还要找您去哪！

张古董　你找我干嘛呀？

驴　夫　跟您打听点儿事儿。

张古董　什么事啊。

驴　夫　眞个的，你是誰呀？

张古董　这倒不錯，你問了我半天，还不知道我是誰呀！

驴　夫　不是，我瞧你臉熟，仿彿在哪块儿……

张古董　見过嗎？

驴　夫　沒有。

张古董　多干哪，提你个醒儿吧！

驴　夫　对，你提我个醒儿吧！

张古董　我姓张。

驴　夫　噢，张大叔。

张古董　对啦。

驴　夫　你长輩赫赫揚名啊。

张古董　我們长輩是誰啊？

驴　夫　你不是那个张傻子①的儿子嗎？

---

① 張傻子为清末北京地痞之一，以开娼寮为生，專門虐待妓女。京剧《孽海波瀾》即演他的故事。

张古董　别"諛"我啦。

驴　夫　是啊！

张古董　我叫张古董。

驴　夫　噢！张古董，张大叔啊！

张古董　对啦。

驴　夫　好王八蛋。

张古董　我說你怎么叫答应了駡人哪！

驴　夫　不是，大叔啊！

张古董　哎。

驴　夫　不是，我駡我这两只眼睛，上了火啦，連大叔都不認識啦。再要往后，連鷄蛋都看不出大小来啦。

张古董　有啊，拿人比鷄蛋。

驴　夫　哎，哎，大叔啊，您干什么来啦？

张古董　我啊？

驴　夫　啊！

张古董　我雇驴来啦。

驴　夫　得啦，得啦，嘿！

张古董　怎么啦？

驴　夫　吃飽飽儿的拿我們穷人打什么哈哈！

张古董　这叫什么話！

驴　夫　你还雇驴？

张古董　怎么啦？

驴　夫　你也不查查家譜！

张古董　雇驴我套家譜干什么呀？

驴　夫　那上有騎驴的嗎？

张古董　这叫什么話呀？

驴　夫　騎驴的亲戚也没有哇！（欲走。）

张古董　这小子啊！——回来，回来！你干嘛这么"酉苦語辣"的呀，我雇驴，不是我騎。

驴　夫　誰騎啊？

张古董　我媳妇儿、你大嬸儿騎。

驴　夫　噢，大嬸儿騎呀？

张古董　哎！

驴　夫　那还凑合。

张古董　这不結啦。

驴　夫　那你雇儿匹。

张古董　两匹。

驴　夫　不行。

张古董　怎么啦？

驴　夫　就一匹。

张古董　一匹凑合啦。

驴　夫　凑合啦，我拉驴去。（欲下。）

张古董　回来回来！你知道我雇哪儿啊，就拉驴去？

驴　夫　对，你雇哪儿呀？

张古董　我雇城里头。

驴　夫　啊。

张古董　鐘楼前头，鼓楼后头，一去八里，回来四里。

驴　夫　哎，大叔！

张古董　啊？

驴　夫　怎么一去八里，回来四里呀？

张古董　这你不知道，你大嬸儿有几件新衣裳，去的时候在大街上“摆露摆露”，回来天黑啦，抄小道儿就回来啦，这就是回来四里。

驴　夫　什么时候去？

张古董　这时候去。

驴　夫　什么时候回来？

张古董　那时候回来。

驴　夫　几个座儿？

张古董　一个座儿。

驴　夫　跟人不跟人哪？

张古董　不跟人。

驴　夫　不跟人，得啦，我拉驴去！（欲走。）

张古董　哎，回来回来。

驴　夫　啊？

张古董　你忙什么，說个价儿呀！

驴　夫　說价儿干什么？你还能訛我嗎！（欲走。）

张古董　回来回来，总得說个价儿。

驴　夫　总得說个价儿？

张古董　哎。

驴　夫　你别忙，我算算！

张古董　你算算！

驴　夫　张大叔雇驴。

张古董　对。

驴　夫　张大婶儿骑。

张古董　不错。

驴　夫　城里头。

张古董　对。

驴　夫　鐘楼前头。

张古董　嗯。

驴　夫　鼓楼后头。

张古董　是。

驴　夫　一去八里。

张古董　嗯。

驴　夫　回来四里。

张古董　对。

驴　夫　这时候去。

张古董　这时候去。

驴　夫　那时候回来。

张古董　那时候回来。

驴　夫　一个座儿。

张古董　一个座儿。

驴　夫　不跟人儿。

张古董　对。

驴　夫　是不是啊，张大叔？

张古董　是。

驴　夫　（笑）啊哈哈哈……大叔！

张古董　啊。

驴　夫　拉驴去我！

张古董　哎，回来回来！拉驴你忙什么呀！說个价儿。

驴　夫　噢，說个价儿？

张古董　啊。

驴　夫　你别忙，我再算算啊！

张古董　又算什么啊？

驴　夫　张大叔雇驴，张大婶儿騎，城里头，鐘楼前头，鼓楼后头，一去八里，回来四里，这时候去，那时候回来，一个座儿，不跟人儿，对不对？大叔！

张古董　是这么回事儿。

驴　夫　我拉驴去。

张古董　哎！回来回来！

驴　夫　不拉驴嗎？

张古董　你拉驴忙什么啊？

驴　夫　怎么啦？

张古董　我叫你說个价儿！

驴　夫　哦，說个价儿啊？

张古董　啊。

驴　夫　你等我再算算！

驴　夫
张古董　（同时）张大叔雇驴，张大婶儿騎，城里头……

张古董　鐘楼前头，鼓楼后头，一去八里，回来四里，这时候去，那时候回来，一个座儿，不跟人儿。是这么一套是不是？

驴　夫　你都說啦，我还說什么呀！

张古董　我叫你說个价儿！

驴　夫　噢，說个价儿？

张古董　啊。

驴　夫　說个价儿，你不恼？

张古董　我恼什么呀？

驴　夫　得！八百吊錢吧！

张古董　我說你这小子劳疯啦？

驴　夫　劳也犯不上疯啊？

张古董　八百吊錢，我得买儿匹呀！

驴　夫　你瞧，你瞧是不是？我一瞧你就拿我"打落"①嘛！

张古董　这怎么会"打落"哪！

驴　夫　誰不讓你买去啦哪！你买去呀！（欲下。）

张古董　嘿嘿嘿，回来，回来，回来！

驴　夫　怎么啦？

张古董　你要得太多！

驴　夫　要得太多啦，你說要得太多得了嗎？漫天要

① 並无实心交易，只是打听价錢的，北京叫做"打落"。"落"念"劳"去声。

价，就地还錢，要多許你少給。

张古董　我还个价儿，你不恼啊？

驴　夫　我恼你什么呀！給多少錢？

张古董　干脆，我也不少給你，我就給你七个錢儿。

驴　夫　（同时）吱，鷄蛋抹白矾，啬刻就結啦！①給多少錢儿？

张古董　七个錢儿。

驴　夫　多少錢，多少錢？

张古董　这个錢儿。（伸三指作“七”的手势。）

驴　夫　这这这这个錢？

张古董　不少。

驴　夫　按說是不少。

张古董　本来是不少嘛，苦不了你！

驴　夫　别价，张大叔！

张古董　啊？

驴　夫　亲爷們里道的②！

张古董　那沒錯儿。

驴　夫　眞給这点儿？

张古董　这个不少啊，这个！

驴　夫　太难啦，我是穷小儿！

张古董　这个我知道。

---

① 北京歇后語。白矾是澀的，抹在鷄蛋“壳”上，諧音为“啬刻”。

② “里道”指自已人之意。系針对“外道”而言。

驴　夫　您多花俩，我多闹个餅子吃！

张古董　这就不少，别人我还不花哪！

驴　夫　（同时）别价，别价，大叔哎！这么办，面子事儿，您給多少錢？

张古董　这錢哪！（做“七”的手势。）

驴　夫　大叔哎！

张古董　啊？

驴　夫　干脆，您把这两个手指也伸开，干脆五个錢儿！

张古董　五个錢儿？

驴　夫　哎。

张董古　你拉驴去！

驴　夫　我拉驴去。

张古董　你拉驴去。

驴　夫　拉驴去嘍！（下。）

张董古　这小子啊！他不認得这个（作“七”的手势）認得这个！（作“五”的手势。）

〔驴夫拉驴上。

张古董　哎，哎，你这条驴怎么三条腿儿啊？

驴　夫　哎，那不要紧的，那儿綁着杉篙哪，怕什么的！

张古董　綁杉篙哪，那它会走嗎？

驴　夫　不会走啊！

张古董　不会走我雇它干什么呀？

驴　夫　它会蹦啊！

张古董　会蹦？

驴　夫　会蹦。

张古董　一蹦多远哪？

驴　夫　一蹦，一蹦八里呀。

张古董　哎，正巧啊！

驴　夫　正巧。

张古董　哎，一天蹦儿蹦？

驴　夫　三年才蹦一蹦！

张古董　那我哪儿赶得上哪！

驴　夫　七天一蹦！

张古董　我等七天？

驴　夫　别忙，您别着急，算算，昨儿，前儿，明儿，后儿。大叔哎！

张古董　哎！

驴　夫　今儿是蹦的日子。

张古董　你瞧，我正来着啦。

驴　夫　来着啦不是！我再給拉过去。（拉驴。）

张古董　哎，哎，我說，这驴怎么短个耳朵啊？

驴　夫　不是，昨儿我姥姥生日，給打滷吃啦！

张古董　饞骨头哇！

驴　夫　大叔哎！

张古董　啊？

驴　夫　我跟您說呀！

张古董　什么事儿？

驴　夫　我这个可是个小驴驹子。

张古董　是啊。

驴　夫　待一会儿走到河沟子的地方，您得叫我大蟠儿下来，您給它抱过去就行啦！

张古董　啊？雇驴还管抱驴呀？

驴　夫　不要紧的，大叔儿，您这么着，您叫我大蟠儿下来辛苦两步横豎成了吧！

张古董　那成那成。

驴　夫　大叔哎！

张古董　怎么啦？

驴　夫　我这驴啊，今儿早晨才喂了个整頓儿，到这晚儿还沒吃什么哪！

张古董　啊，沒有吃什么哪！

驴　夫　大叔儿哎！

张古董　啊？

驴　夫　得，沒有說的，到那儿您給"撒合"、"撒合"①吧，啊？

张古董　那个不成。五个錢儿，我还得打发它？不成！

驴　夫　得啦，大叔！

张古董　不成，不成！

驴　夫　您白"撒合"还行！大叔！

---

① "撒合"是喂牲口的術語，言其須先把草料撒在地上才能喂牲口。

张古董　吱！

驴　夫　十个錢儿。（給錢。）

张古董　十个錢儿！（接錢。）

驴　夫　您給"撮合"、"撮合"成了吧？

张古董　那行。告訴你，别人我还眞不管。

驴　夫　对。

张古董　咱俩有交情嘛。

驴　夫　吱吱，大叔，大叔吱！

张古董　吱。

驴　夫　待会儿您回来的时候啊……

张古董　啊

驴　夫　我在那儿不在那儿不要紧。

张古董　噢。

驴　夫　交給小舖儿就說是小二家的，吱，他們就知道啦！

张古董　就行啦。

驴　夫　大叔！

张古董　吱！

驴　夫　回头見。

张古董　吱，小二吱，回来回来。

驴　夫　干什么？

张古董　你把驴錢带着。

驴　夫　嗨！算了吧！带驴錢干什么呀？

张古董　嗨，亲是亲，財是財，先带着先带着。

驴　夫　不，不，回头再說，回头再說。

张古董　先带着，先带着。

驴　夫　啊。

张古董　回来，咱們誰也不找誰！啊！

驴　夫　您算了吧！哪儿有……

张古董　不，不。

驴　夫　您可眞是。

张古董　一个，俩，仨，四，五个，得！归你。

驴　夫　哎，您哪，您这个人哪，哈哈哈，眞可以的，哎嘿嘿……你說說，哪儿有这样儿的傻人的。还沒騎驴，先給錢，跟傻狗（阳平声）儿似的！哈哈哈……（下。）

张古董　喝，我賺五个——家里呀，家里呀！

〔沈賽花、李天龙上。

沈賽花　当家噂！

张古董　哎。

沈賽花　驴雇来啦嗎？

张古董　雇来啦。

沈賽花　呦，一匹呀。

张古董　得啦，叫兄弟辛苦两步儿吧！

沈賽花　兄弟，你辛苦两步儿吧！

李天龙　嫂嫂請上！

沈賽花　当家呀，你扶我一把。

张古董　哎，我扶你一把。（扶沈賽花上驴）哎，噂儿……

沈賽花　嘚儿！（赶驴。）

张古董　嘚儿！（赶驴。）

沈賽花　喔！（赶驴。）

张古董　喔！（赶驴。）

沈賽花　呦，当家哎！

张古董　啊？

沈賽花　它怎么不走哇？

张古董　你不走它就走啦？

沈賽花　还得我走啊？

张古董　多新鮮哪！

沈賽花　当家哎。

张古董　啊？

沈賽花　我們走啦。

张古董　走吧。快点儿回来啊！

李天龙　啊！张大哥，請了請了。

张古董　哎，兄弟兄弟！千万可别过夜呀！

〔沈賽花、李天龙下。

张古董　哎，我关上門儿睡覚，淨等着平分一半儿。（下。）

第　二　場

〔沈賽花、李天龙上。

李天龙　嫂嫂下驴！門上有人嗎？

〔沈賽花下驴。

王老戶　（內）嗯哼！

〔王老戶上。

王老戶　黃犬汪汪叫，何人叩柴門。——是哪一个？（开門。）

李天龙　啊，岳父！

王老戶　噢，賢婿到了，进內敘話。（同进門）賢婿，这是何人？

李天龙　是你新女儿（向沈賽花）見过你家爹爹！

沈賽花　（行禮）爹，您好哇！

王老戶　罢了，罢了。賢婿，老夫也曾言过，等你續娶之后，簪环首飾，四季衣服……来来来，銀两在此，你們拿了去吧！

李天龙　（同时）多謝岳父，我們要告辞了。
沈賽花　（同时）謝謝您哪，天不早啦，我們要走啦。

王老戶　不送了！嗯哼！（下。）

〔李宝上。

李　宝　哪儿来的驢糞哪？——呦，姐夫来啦；这是誰呀？

李天龙　这是你新姐姐！

李　宝　噢，姐姐，姐姐！

沈賽花　噢，兄弟你好啊？

李　宝　你們这要上哪儿呀？

李天龙
沈賽花　要回去了。

李　宝　哎，别回去呀，老不来啦，住这儿吧！

沈賽花　哎不行，不行，可不能住下。

李　宝　住这儿吧，住这儿吧！

沈賽花　不行，不行，我們得回去！

〔李宝拉住李天龙、沈賽花不放。

沈賽花　哎呦，这可怎么好哇！

〔李宝拉沈賽花、李天龙下。

第　三　場

〔張古董上。

张古董　怎么还沒回来哪！怎么啦！該回来啦！天不早啦，哎，我找上前去！（圓場。）

〔“四合老店”①上。

四合老店　哎呀老兄呀，四合老店在哪个里呀？（拉張古董）哎，老兄呀，我跟你打听打听，四合老店在哪里呀？

张古董　（同时）哎，哎，你撒手，你撒手！

四合老店　哎，老兄，我跟你打听四合老店在哪个里呀？

张古董　你撒手吧！

〔二差役上，关城，下。

四合老店　嘟，嘟，我又一个嘟！

---

① 这一人物念半“苏白”，原沒有名字，在多年演出中，后台習慣地称他为“四合老店”。

张古董　哪儿这么三个嘟啊？

四合老店　我和你打听四合老店在哪个里！你这样拉住我，扯住我，不叫我过去，你看一看，这一边的城門关了，喏，那一边的城門也关了！

张古董　啊！

四合老店　你叫我在哪个里睏觉啊？

张古董　你还“寻（念学）掠”什么呀？你就在这里睡！

四合老店　不行。

张古董　怎么啦？

四合老店　沒有我閃緞被窩褥子、象牙床，我是不能睡的！

张古董　就冲你这个长相儿，还閃緞被窩褥子哪？

四合老店　啊！

张古董　你睡不睡？

四合老店　我不睡！

张古董　你不睡？

四合老店　我不睡！

张古董　我不管你，我睡！

四合老店　啊哈！我也着了！（臥倒。）

〔起初更。

张古董　哎呀，心里头有事呀，睡不着，我媳妇跟我把弟李天龙到他丈人王老戶那儿，人家是大財主啊，不用說，燒黃二酒、高摆的果碟子。

四合老店　（站起）哎唷，我在哪块吃过他的燒黃二酒、

高摆的果碟子呀！（向張古董）起来，起来，起来！

张古董　怎么啦？怎么啦，怎么啦？

四合老店　我在哪个里吃过你的燒黄二酒、高摆的果碟子呀？

张古董　这是我心里的話。

四合老店　胡說。

张古董　怎么啦？

四合老店　心里的話，就不該說出来。

张古董　我說出来怎么啦？

四合老店　我不睡了！

张古董　你睡觉！

四合老店　不睡了！

张古董　你睡不睡？

四合老店　我不睡！

张古董　不睡我打你！

四合老店　啊，我睏了，着了！（臥倒。）

张古董　这小子！

〔起二更。

张古董　我是越睡越睡不着，想我媳妇儿这个年紀儿，我把弟这个岁数儿，他們两个人不用說呀，干柴烈火一蹭儿就着哇！

四合老店　（站起）哎唷，着了火了，着了火了啊，干柴烈火一蹭儿就着，哦呀，着了火了，着了火了，救火啊！

张古董　我說你怎么回事儿？

四合老店　哦呀，干柴烈火一蹭儿就着哇！

张古董　那是我心里的話。

四合老店　混賬！

张古董　怎么啦？

四合老店　心里的話，就不該說出来！

张古董　我說出来怎么着？你睡覚！

四合老店　我不睡了！

〔沈賽花、李天龙暗上，坐睡。

张古董　你睡不睡？

四合老店　我不睡了！

张古董　你不睡！呸！（欲打）我还是打你！

四合老店　哎呀！着了！（臥倒。）

张古董　这小子！

〔起三更。

沈賽花　嗨，这是怎么話儿說的，当初来的时候，說好了是不过夜，如今过了夜啦，我就是跳到黃河里也洗不清啊！

四合老店　（站起）哎呦！黃河发了水了！噢呦，黃河发了水了，噢呦，好大水啊！噢嘩！噢嘩！

张古董　我不理你！

四合老店　我也着了！（臥倒。）

〔起四更。

沈賽花　兄弟，兄弟，你醒醒！

李天龙　嫂嫂何事呀?

沈赛花　兄弟，咱們来的时候，原說好是不过夜的，如今过了夜啦，咱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啦！你哥哥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不是好惹的！倘若他找上門来，这可怎么好哪！

李天龙　是啊，这便如何是好哇?

沈赛花　兄弟，事到如今你也不用着急。他来啦，說好的便罢，要是鬧翻啦，大不了我就跟他一刀两断！天不早啦，咱們先到老爷子屋里瞧瞧去。

李天龙　唉，这是哪里說起!

〔李天龙同沈赛花下。

〔起五更。二差役上。

二差役　开城啦!

张古董　哎嗜嘿！天都亮啦！（看“四合老店”）有哎，攪了我一宿，他倒着啦啊！——起来，起来，起来!

四合老店　哎哈，哎哈!

张古董　怎么啦?

四合老店　臭虫。

张古董　城門洞儿会有臭虫!

四合老店　哦哈，天亮了哇!

张古董　对啦，你昨儿个不是打听四合老店嗎?

四合老店　是四合老店哪!

张古董　你瞧見沒有，那儿就是，上面还有个招牌。

四合老店　那儿就是四合老店哪！

张古董　对啦，对啦！

四合老店　謝謝你，我不去了！（下。）

张古董　嘿！他不去啦！（向差役）哎，跟你打听打听！

昨天有个小媳妇騎驢，后头跟着个小伙儿打这儿过去了嗎？

差役甲乙　瞧見啦！

差役甲　哎，那个騎驢的是你什么人哪？

张古董　那不是外人，是我媳妇儿、你嫂子。

差役甲　什么嫂子呀，你呀王八啦！

〔差役甲、乙下。

张古董　坏啦，这一說，这是眞啦！哎，我找块砖头，找上前去。（圓場）到啦。——有胳臂沒有腿儿的，給我滾出一个来！

〔李宝上。

李　宝　誰这么說話啊？沒胳臂沒腿儿的，这不成搬不倒儿①啦嗎！——嘿！野杂种！

张古董　好說，小杂种！

李　宝　干什么？

张古董　有姓王的沒有？

李　宝　有啊！

---

① "搬不倒兒"是兒童玩具，即不倒翁。

张古董　給我叫出来！

李　宝　等着吧，你！——有請老杂种！

〔王老戶上。

王老戶　何事？

李　宝　外边来了个野杂种，要見老杂种！

王老戶　嘿！小杂种。（自語）不知哪个杂种找我！

张古董　不管他是誰，我就給他一砖头。（見王老戶）嘿！老爷子！

王老戶　何事啊？

张古董　这个……昨儿您的續女儿来啦？

王老戶　来了！

张古董　天晚啦，您留她在这儿住下啦？

王老戶　住下了。

张古董　您这儿地方儿是大的，不用說，两院子。

王老戶　嘹！一个院子！

张古董　噢，您这儿房子是多的，两間屋子？

王老戶　嗯！一間屋子。

张古董　您啊，把他們叫出来得啦！您就說姓张的找他哪！

王老戶　嘿！——女儿快来！

〔沈賽花、李天龙上。

王老戶　姓张的找你呀！

李天龙　这如何是好哇！

沈賽花　甭着急，我瞧瞧去。

张古董　不管他是誰，出来我就給他一砖头！嘿！

沈賽花　啊，这不是张老大嗎？

张古董　有哎，一宵的功夫儿我就改了张老大啦！

李天龙　啊，张兄！

张古董　你呀，不用“阴不答”①的，給你（举磚）一砖头，打官司去，打官司去！（拉李天龙下。）

沈賽花　哎呦，老爷子，您劝着点儿，您劝着点儿！

王老戶　呀呸！小小年紀，做出这样无耻之事！

沈賽花　啊！

王老戶　这边儿沒羞，那边儿沒臊，当中間还掛着个皮老道！②（吹胡子下。）

沈賽花　嘿！肝气眞旺啊！哎呦，这可怎么好哇！（下。）

第　四　場

〔四衙役喊堂威：哦！哦！哦！……引書吏、驴夫官③上。

驴夫官　做官不論大小，心里明白就好。下官审不清！

---

① 形容为人陰險。

② 北京諺語，嘲笑人不知羞恥。“这边兒”、“那边兒”均指兩頰，“当中挂着皮老道”系指鼻子。这个諺語是隨說隨指的。

③ 这一場的書吏，剧本規定是由前場演“四合老店”的演員兼扮的。同样，縣官審不清也是由前場的驴夫改扮的。故后合为方便計，称之为“驴夫官”。

今逢二五八日，放告之期。——来呀!

众衙役　有。

驴夫官　放告牌抬出去!

众衙役　是。

驴夫官　搭出去赶紧搭进来，别惹事。

众衙役　是啦。

〔張古董、李天龙、沈赛花、王老戶、李宗上。

张古董　冤枉!

衙役甲　干什么的?

张古董　喊冤的!

衙役甲　等着。——老爷有人喊冤!

驴夫官　什么?

衙役甲　有人喊冤!

驴夫官　叫你搭出去就搭进来，惹事不是!

衙役甲　不是。他們在門口儿等着哪!

驴夫官　等着! 你問問他們，是城里头的，是城外头的?

衙役甲　是。——嘿! 我們老爷問你們是城里头，城外头的?

张古董　城里头怎么說，城外头怎么講啊?

衙役甲　你等等我給你問問去。

张古董　你問問去。

衙役甲　启老爷，他問城里头怎么說，城外头怎么講?

驴夫官　你告訴他，城里头的，老爷不管；城外头的，

老爷管不着。

衙役甲　嘿！我們老爷說啦，城里头的不管；城外头的管不着。

张古董　嘿，回来回来，你告訴他，我不是城里头的也不是城外头的，我是城門洞儿的！

衙役甲　启老爷，他說他也不是城里的，也不是城外的，他是城門洞儿的。

驴夫官　这……城門洞儿……

衙役甲　吱！

驴夫官　你說，他是存心要打官司来的！——来！

衙役甲　吱！

驴夫官　退堂！

書　吏　且慢，老爷啊！

驴夫官　啊？

書　吏　不要退堂！

驴夫官　怎么办哪？

書　吏　胡里胡涂的把他們带上来，胡里胡涂的問他們几句，胡里胡涂的打他們几下板子，再胡里胡涂的罰他們几个錢，胡里胡涂的我書吏弄双靴子穿哪！

驴夫官　倒是我們“汗包”① 說的有理。——来呀！

衙役甲　有。

① 此書吏的老扮相系挂白胡子、梳小抓髻，又老又少不倫不类。北京人管不按季節濫穿衣服、不倫不类的人，称为“汗包”。

驴夫官　叫他們上堂回話。

衙役甲　是。——嘿嘿嘿，上堂回話。

〔張古董、李天龙、王老戶、沈賽花、李宝进門。

李天龙　参見老父母。

驴夫官　怎么着，这里头还有李相公哪！

李天龙　牵連在內。

驴夫官　好，你土地祠待茶。

李天龙　多謝老父母。（下。）

张古董　这官司我算輸定啦，我原告儿跪着，被告儿土地祠待茶，这是怎么回事儿啊？噢，这位老爷，好戴高帽子，我也奉承奉承！——啊，“烤白薯”①！

驴夫官　好說，我的“油葫蘆”②！

张古董　这是怎么碴儿，这是……他怎么回事啊？

驴夫官　他怎么回事，他是黌門秀才。

张古董　我是“綠門菠菜”③。

驴夫官　你韭菜也不成。跪下吧！

众衙役　跪下。

驴夫官　（向王老戶）叫什么？

王老戶　小人王老戶。

驴夫官　什么？老虎吃人哪！

---

① 此句念韻白，系“老父母”的轉音。

② 也念韻白，又是从“烤白薯”來的轉音。“蘆”念上声。

③ “黌”音“紅”，故黌門秀才四字念成“紅門秀菜”。張古董即以“綠門菠菜”作逗哏。

王老戶　門戶之戶啊！

驴夫官　門戶之戶，不是夜壶之壶。（向李宝）小孩儿，你是誰？

李　宝　太爷李宝。

驴夫官　这么点儿小孩称太爷？

李　宝　現在嘛！

驴夫官　哎哟嘿！还有“堂客”！③（向沈賽花）請問您哪，貴姓啊？

沈賽花　小妇人沈氏。

驴夫官　啊？

沈賽花　沈氏。

驴夫官　嘿！我正审不清哪！来吧，你替我审审吧！

沈賽花　我說，老爷，小妇人娘家姓沈，我們可是不会审老爷的官司啊！

驴夫官　哦，你不会审官司啊，你們都要会啦，还要我們这个“推事”先生干什么呀！誰是原告？

沈賽花　我原告，我原告。

张古董　我一个人儿就能給他們回上来啦。

驴夫官　叫他們都下去。叫这小子往上跪！

众衙役　你們下去！

〔沈賽花、王老戶、李宝下。

众衙役　（向張古董）你往上跪！

---

③　旧时代对于妇女的尊称。

驴夫官　說話呀！

张古董　是。小人张古董。

〔鑼鼓声。

驴夫官　哎呀，怎么啦？

書　吏　监牆塌了。

众衙役　监牆塌了！

驴夫官　怎么啦？

書　吏　监牆塌了。

众衙役　监牆塌了！

驴夫官　哎呀，那可坏了！

张古董　怎么这么乱七八糟的。（起来，蹓躂。）

驴夫官　嘿嘿，你怎么回事？

张古董　誰知怎么回事！这儿乱什么呀这儿？

驴夫官　乱什么？监牆塌啦！有个好歹儿的，你担不担哪？

张古董　我担待得着嗎？

驴夫官　还是的，跪下說話！

张古董　是是是。

〔驴夫官溜下。

众衙役　跪下。

张古董　是是是。小人张古董，娶妻沈赛花。自幼买攢儿卖攢儿为生。皆因我把我媳妇儿借給把弟李天龙……

書　吏　（拍惊堂木）說实話！

张古董　借的时候儿……

書　吏　当堂有神，不要胡說！

张古董　哈哈，好你个“四合老店”！昨儿攒了我一宵，今儿跑这儿来啦！（站起。）

書　吏　来来来，把他夹起来，打他儿下板子！

〔驴夫官上。

驴夫官　嘿嘿，你上哪儿去呀，你？

张古董　你哪儿去啦？

驴夫官　我呀，我拉屎去啦！

张古董　这儿問着案哪，你怎么拉屎去啦？官司嘛！

驴夫官　为你这官司，还把老爷憋死是怎么着？

张古董　我这是官事！

驴夫官　我这也不是私事呀！跪下跪下！

众衙役　跪下跪下！

张古董　哎哎哎，是。

驴夫官　回話。

张古董　是。小人张古董。

驴夫官　来呀，給弄点儿吃的。

〔衙役送上托盤、酒具。

张古董　娶妻沈赛花，自幼买攒儿卖攒儿为生，只因把媳妇儿借給……

〔驴夫官飲酒，書吏、張古董搶酒喝。

驴夫官　怎么碴儿？都搶还有啊！（向張古董）跪下跪下。

张古董　小人张古董，娶妻沈賽花，自幼买攢儿卖攢儿为生……

驴夫官　得得得，你别說啦，你别說啦，我全知道啦，不就是那么点儿事儿嗎！你姓张，对不对？你是叫这个张古董，对不对？娶妻沈賽花，你有个把弟名叫李天龙，这个……商量着把媳妇儿借給他，講得是不过夜，如今已經过了夜啦，你說是这么档子事儿不是这么档事儿？——（向書吏）好吃不好吃？

書　吏　好吃好吃！

驴夫官　叫你媽給奶吃！——下去下去！

〔張古董下。

驴夫官　吱，是誰的不是啊？噢，李相公的不是。——来呀！

众衙役　有。

驴夫官　带李相公。

众衙役　李相公！

〔李天龙上。

李天龙　参見老父母！

驴夫官　吱呀，李相公，这就是你的不是啦！

李天龙　怎么是生員的不是了？

驴夫官　你既讀孔圣之書，必达周公之理，借人妻子，理当还之，非但不还，尚且过夜，是何理乎？

李天龙　乃丈人之过。

驴夫官　哦哦，是你丈人的不是。您土地祠再喝会儿。

〔李天龙下。

驴夫官　来啊。

众衙役　有。

驴夫官　带老丈人。

众衙役　老丈人。

〔王老戶上。

王老戶　来了来了。——老父母啊。

驴夫官　老丈人啊，这就是你的不是啦。

王老戶　怎么是小老儿的不是啊？

驴夫官　你纔女儿回来，应該叫他們回去。为什么留他們过夜呀？

王老戶　是我儿李宝之过呀！

驴夫官　打他大嘴吧！你姓王，你的儿子怎么姓李呀？

王老戶　我們这里有个乡风儿呀！

驴夫官　什么乡风儿？

王老戶　我的儿子养下来姓他娘舅之姓哪！

驴夫官　噢，是这么回事啊，去你的，去你的！

〔王老戶下。

驴夫官　来呀！

众衙役　有。

驴夫官　带小舅子！

众衙役　小舅子！

〔李宝上。

驴夫官　我說小舅子！

李　宝　老爷。

驴夫官　这就是你的不是啦！

李　宝　怎么是我的不是啊？

驴夫官　你續姐姐回来，应該叫她回去，为什么留他們过夜呀？

李　宝　老爷，你講理不講理呀？

驴夫官　废話！老爷怎么不講理！

李　宝　你来亲戚許留不許留啊？

驴夫官　留啊！

李　宝　許你留就許我留！

驴夫官　許我留不許你留！

李　宝　許你留就許我留！

衙役甲　掌嘴！（打李宝嘴巴。）

〔李宝跑下。

衙役甲　跑啦！

驴夫官　跑啦？跑啦跑啦吧！——来啊，带沈氏、张古董。

众衙役　沈氏、张古董！

〔張古董、沈賽花上。

张古董　給老爷叩头。

驴夫官　我說沈氏。

沈賽花　老爷。

驴夫官　你認識他不認識他呀？

沈賽花　我瞧瞧。

驴夫官　哎！

沈賽花　哎呀老爷，我不認識他。

驴夫官　不，不認識？——啊，你这小子！你蒙騙人妻！十二寡妇征西①！——来呀！

众衙役　有。

驴夫官　斬！

张古董　得啦得啦！沒有那么大罪过儿，她說不認得行嗎！

驴夫官　你說怎么着？

张古董　您这儿有大刑沒有，用夹棍夹上她一条腿，夹上您一条腿。

驴夫官　你瞧，还有老爷这条腿哪？

张古董　夹上您这条腿，塞上我这条腿，一夹她就說啦！

驴夫官　是嗎？謝謝。——来呀！

众衙役　有。

驴夫官　大刑伺候！

众衙役　大刑伺候。

沈賽花　哎呀慢着！

驴夫官　怎么哦？

沈賽花　小妇人愿招。

驴夫官　还沒有打哪你就招。

---

① “楊家將”故事之一，此处只为合轍，形容縣官的語无倫次。

沈賽花　小妇人沈氏，配夫张古董，只因他不务正业，今儿把我借給东家，明儿个把我借給西家。

驴夫官　噢，是是是。

沈賽花　借来借去，何日是个了哇，我的大老爷！

驴夫官　这这这……

〔書吏大醉，砰然倒地。

驴夫官　我直說少喝少喝的，你看看，这是怎么啦这是！——来呀，快着快着，扯到阴沟！

〔衙役拉書吏下。

驴夫官　那么，您就起来吧！

沈賽花　嗜！

驴夫官　啊？

沈賽花　我們不敢起来！

驴夫官　怎么啦？

沈賽花　这是老爷的堂。

驴夫官　什么“堂”啊“拐子”的，瞧出紅来压“孤丁”①，起来起来！

张古董　我也起来吧！

驴夫官　沈氏。

沈賽花　老爷。

驴夫官　你还愿意跟他不愿意啦？

沈賽花　老爷，我不愿意跟他啦。

---

① “堂”、“拐子”、“孤丁”均为賭博“押宝”的行話。

驴夫官　嘿，这么着，我把你断給李相公怎么样啊？

沈賽花　眞的？

驴夫官　可不是眞的嗎！

沈賽花　呦，老爷，您这才是：（念数板）

清如水，明如鏡，快高升，我的青天大老爷！

驴夫官　对，沒錯儿。这个非斬他不可！

〔李天龙上。

驴夫官　来来来，我把她断給你怎么样啊？

李天龙　多謝老父母！

驴夫官　你也愿意！嘿！这么着，你給出二十两銀子。

李天龙　（同时）身上无有哇！
沈賽花　（同时）哎呀，我們沒有带着呀！

沈賽花　老爷老爷，干脆，您給我們墊上得啦。

李天龙　墊上吧！

驴夫官　行啦，我給墊上。

沈賽花　謝謝您，我們走啦。（向張古董）我說，嘿！

张古董　啊？

沈賽花　我們走啦。

张古董　上哪儿啊？

沈賽花　要不价，也把你带上。

张古董　你带我上哪儿去啊？

〔沈賽花、李天龙下。

张古董　我說嘿！你怎么走啦！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走啦，这官司怎么断的，这是怎么回事？我媳妇儿

跟他走啦！我呀跟他（指驴夫官）沒完！

驴夫官　全走啦，你說，哎，这案叫我断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儿的，哎呀，我想包公在世，也不过如此。——哎，你怎么沒走哪？

张古董　走？我上哪儿去呀？

驴夫官　你，你家去吧！

张古董　我官司还沒有完哪！

驴夫官　官司完啦！

张古董　怎么完的呀？

驴夫官　你赢啦！

张古董　我怎么赢啦？

驴夫官　你瞧你瞧，把你媳妇儿断給李相公，你官司还不赢嗎！

张古董　噢，把我媳妇儿断給李相公就我赢啦？

驴夫官　你瞧你，別着急，你別瞪眼，不能白給他！

张古董　怎么啦？

驴夫官　嘿，二十两。

张古董　二十两，把我媳妇儿就断給人家啦？

驴夫官　怎么啦？

张古董　把二十两銀子給你，把你媳妇儿断給我两天儿吧！

驴夫官　我还是眞沒有，有还算不了什么，哪儿不交朋友哇！

张古董　不成不成！

驴夫官　算啦算啦，她也不跟你啦！

张古董　不成。

驴夫官　你还要她干什么呀，这二十两銀子足够娶一个的啦！

张古董　你管得着管不着，我非要她不可！

驴夫官　你干嘛那么死脑筋哪，她有什么好哇。非要她，这二十两不比什么好啊！不比她强？

张古董　你給我媳妇断沒有啦，我要上告你！

驴夫官　你瞧火儿又来啦！

张古董　什么火儿啊，你这叫压制我！

驴夫官　我干嘛压制你呀！小事不如无。

张古董　不成，完不了！

驴夫官　一天官司十天完不了！

张古董　不行，非上告你不可。

驴夫官　怎么着，你非上告我不可？

张古董　对啦。

驴夫官　好哇，我正要去。我們官官相卫，到那儿我拿你一手儿。你眞要告我嗎？

张古董　我告你！

驴夫官　小子你等着。

张古董　等啊。

驴夫官　等我换了便服。

张古董　换什么我也不管你，什么事儿啊！胡里胡涂把我媳妇断給人家啦，啊！二十两銀子娶一房，什么

事儿啊？非上告他不可！

〔驴夫官脱去官服，恢复驴夫模样。

驴　夫　好，张古董，小子，把我驴拉哪儿去啦？我正找你，走走走！

张古董　啊！

〔驴夫拉張古董下。

——劇終

統一書号:10069·223
定　　价:　0.32 元